

## 第一章

### 伯里克利阵亡将士葬礼演说辞（修西得底斯）

请允许我这样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并没有照搬邻国的制度。与其说我们的制度模仿其他国家，不如说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摹本。我们的宪政被称作民主制，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当解决私人间的争执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一个人担任的公职比另一个人高时，并非考虑他是一个特权阶级的成员，而是他拥有的实际能力。任何人，只要有能力为国家效力，都不会因其贫穷而在政治上处于卑微的地位。而且，正如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和开放的，我们的人与人相处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的。如果邻邦欣赏自己的方式，我们不会因之而恼火，我们也不会对之怒目相视，尽管这不会带来真正的伤害，但依然会伤害人民的感情。在我们的私人生活方面，我们是自由的和宽容的；但在公共事务上，我们遵循法律。因为我们对法律尊重有加。

我们服从于我们赋之以权威的那些人们，我们也服从法律本身，尤其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还有那些不成文的法律，违反这些法律被公认为是羞耻的。

还有一点，在我们工作之余，我们能够享受各种娱乐来放松我们的精神。一年之中要定期举办各种各样的竞技和祭祀活动；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会找到美和美好的情趣，这使我们每天都感到愉悦，并驱散我们的烦恼。那么，我们城市的伟大使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流入我们的国家，以至于对我们来说，似乎享受外国货物如同享受本地产品那些自然。

另外，我们和我们的对手在对待军事安全的态度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这里有些例证：我们的城市是向世界开放的，而且我们没有周期性地驱逐外邦人，以防止人们看到或发现我们赖以保持对敌人的军事优势的秘密。这是因为我们所依赖的不是秘密武器（隐秘的法宝），而是我们自身真正的勇气和忠诚。在我们的教育制度方面也有不同。斯巴达人，从其最早的孩童时代，就受到最刻苦的勇气方面的培训；我们在没有这些约束的状态下过我们的生活，但却和他们一样准备着面对同样的危险。有这方面的证据：当斯巴达人入侵我们的国土时，他们不是自己来，而是让他们的所有同盟者一道来；而当我们在海外发动一次进攻时，我们是靠自己的，而且尽管在外邦领土上作战，还能常常打败那些为自己的家灶和家园而战的人们。事实上，我们的敌人从未面对我们全部的力量，因为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在我们的海军和我们派遣的军队在陆上所执行的诸多任务上。然而，如果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军队的一支分遣队作战并击败他们，他们就相信他们击败了我们的全部军队；如果他们输了，他们就声称，他们是被我们的全部力量所击溃的。我们带着放松的心态自愿地面对危险，而不是靠刻苦的训练，靠自然而然的勇气而非国家引导下产生出来的勇气来面对危险，这种方式，我认为，包含着某些优点。我们不必把我们的时间花在训练上以应付尚未发生的未来灾难，而当这些灾难果真降临时，我们所显示的勇气丝毫不亚于那些始终从事严格训练的人们。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的城市值得赞美之处。还有其他值得赞美的地方：

我们对美的事物的爱不会导致奢侈；我们对精神方面事物的爱也未使我们柔弱。我们认为财富应被适度地使用，而不应用来炫耀。至于贫穷，没有人为承认

它而感到羞耻：真正的羞耻是不采取实际措施来摆脱贫穷。这里的每个人不只对他自己的事务感兴趣，也关注国家的事务：甚至那些绝大部分时间被自身事务缠身的人对一般的政治情况也非常消息灵通——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不说，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是只关心自身事务的人；我们说，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在政策上做出决定，或使这些决策付诸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语言和行动是对立的；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在事情的各种结果被适当地讨论前就仓促行事。这是我们和其他民族的又一不同点。我们既能冒险，同时又能对各种危险做事前评估。其他的民族的勇敢是出于无知（匹夫之勇），而他们停下来思考时，他们就开始害怕了。但真正最堪称为勇敢的人是那些最充分了解生活中何为甜美，何为可怖，然后勇往直前直面即将降临之祸福的人。

此外，有关普遍的良好情感的问题，我们和大多数其他民族之间也形成巨大反差。我们靠施惠他人而非受惠于他人来结交朋友。这使我们的友谊更牢固，因为我们靠持续地显示善意来使那些亏欠我们的人的感激保持下去：相反，受惠于我们的人的感情却缺乏同样的热情，因为他知道，当他回报我们的恩惠时，更像是还债而不是自发地馈赠给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很独特的。当我们施惠于他人时，我们不是出于利益得失的权衡才这样做的：我们这样做并不后悔，而是因为我们慷慨大方。那么，将这一切考虑在内，我断言，我们的城市可以教化全希腊，而且我断言，依我的看法，我们公民中的每一个人，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表明他自己是其自身的合法主宰和拥有者（他是独立自主的），而且以其非同一般的优雅风度和多才多艺来体现出这种自主性。为了表明这不是空虚的吹嘘，而是真实的可以感触的事实，你只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城市所拥有的实力，而这种实力是由那些我已经提到的卓越品质所赢得的。在我们所了解的国家中，雅典是唯一在其达到超乎想象的伟大时迎来了考验它的时刻。在雅典的情况下，也只有雅典的情况下，没有入侵的敌人会因被雅典击溃而感到耻辱，没有属民会抱怨被不适合承担其职责的人民所统治。我们所留下的帝国标志和纪念物的确是巨大的。后世将和今世一样为我们感到惊叹。

### 申辩篇（柏拉图）

我去访问了一位具有极高智慧声誉的人，因为我想，只有在这里，我才有可能成功地对神谕作出反证，向神圣的权威指出：“你说我是最聪明的人，但这里有人比我更聪明。”我全面地考察了这个人——我在这里不提他的名字，在我考察他时，他是我们城邦的政治家之一。经过交谈，我的印象是，虽然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他自己认为他聪明，但事实上他并不聪明。当我试图向他指出他只是自认为聪明而并非真正聪明时，他和在场的其他很多人都表现出了对我的憎恨。离开他后我反复思量，“我确实比这个人聪明。很可能我们谁都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知识，但他对不知之物自认为有知，而我则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无论如何，在这点上我比他聪明，起码我不以我所不知为知。此后，我去访问了一个在智慧方面声誉更高的人，我又得出了同样的印象，我也同样遭到他本人和其他很多人的憎恨……当我遍访了政治家后，我又去访问诗人、戏剧家、抒情诗人和其他各种人，相信在他们那里可以暴露我自己的无知。我在他们那里列举我所想到的他们的最好的作品，紧紧围绕他们写作的目的提问题，希望能借此机会扩充自己的知识。尊敬的陪审员们，我不愿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们，可我又必须告诉你们事实的真相。毫不夸张地说，听了诗人们的回答，我感到，任何一个旁观者都能比诗的作者们更好地解释这些作品。这样，我很快就对诗人们也做出了评

判：并不是聪明才智，而是本能和灵感，使他们创作出了诗歌。说像你们所见到的，先知和预言家传达神谕时，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的含义。在我看来，显然诗人们在写诗时也是这样。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诗人，所以就自以为无所不知，而实际上他们对其他学科完全无知。这样，我怀着在离开政治家们时同样的优越感放弃了对诗人们的拜访。

最后，我又去访问熟练的手艺人。我很清楚，我对技术一窍不通，因而我相信我能从他们身上得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知识。对他们的访问的确没使我失望，他们懂得我所不懂的事，在这方面他们比我聪明。但是，尊敬的陪审员们，这些从事专门职业的人看来有着同诗人们同样的缺点，我是指他们自恃技术熟练，就声称他们完全通晓其他学科的知识，不管这些学科多么重要。我感到，他们的这一错误使他们的智慧黯然失色。于是，我使自己成为神谕的代言人，自问是保持我原来的样子，即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智慧，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愚蠢好呢，还是像他们那样智慧和愚蠢同时具备的好？最后我自己回答：神谕说，我还是保持过去的样子好。

尊敬的陪审员们，我遵循神谕，对人们进行的调查的后果，引起了大量的对我的敌对情绪，一种既强烈又持久的敌对情绪，它导致了很多恶意的中伤，包括把我描述成为一个到处炫耀自己智慧的人。由于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我成功地难住了一个自认为聪明的人，旁观者们就断定我对这个问题无所不通。但尊敬的陪审员们，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真正的智慧只属于神。他借助上述神谕启迪我们，人类的智慧没什么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在我看来，神并不是认为苏格拉底最聪明，而只是以我的名字为例告诫我们，“你们当中像苏格拉底那样最聪明的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至今仍遵循神的意旨，在本邦人和外邦人中搜寻和查找是否还有我认为有智慧的人。当我认为一个人并无智慧时，我就试图以证明他的无知来证实神谕。这一重任使我无暇顾及更多的国事和家事。事实上，为神效力使我一贫如洗。

使我不受欢迎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很多闲暇的富家子弟自愿追随我，因为他们乐于听我诘难他人。他们经常以我为榜样，去诘难他人。我想，他们由此发现了许多自以为有知识的人实际上几乎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被他们所诘难的人因此迁怒于我，抱怨说，有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令人讨厌的多管闲事的人，尽给青年人灌输有害的思想。但如果问他们苏格拉底到底干了什么，教了些什么，以导致青年人受害，他们就无言以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们不仅不承认自己的混乱，反而求助于攻击哲学家的陈词滥调，说什么哲学家晓谕学生天文地理，教唆学生亵渎神灵，善于诡辩。我想，他们极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即使他们被剥下了伪装有知的外衣。于是，出于妒忌，出于为他们名声的考虑，也由于他们精力充沛、人数众多，这些人长期以来喋喋不休地往你们耳朵里灌输他们对我的强烈谴责，提出貌似真实、精心策划的事例来反对我……

但我确实知道，不论是神还是人，做坏事或者不服从上司都是邪恶和可耻的。证因为我知道有些事可能对人来说是一种幸运，所以，我从未感到畏惧和厌恶这类事更甚于畏惧和厌恶我们知其为罪恶的那些事。安尼图斯说过，我没有被传到法庭来则罢，既然被传到法庭来了，我就必须被处死，因为我一旦逃过此关，你们的下一代很快就会由于把苏格拉底的教诲扶助实践而变得败坏。假如你们不听安尼图斯的观点，你们会对我说：“苏格拉底，这次我们不按安尼图斯的意见办，把你放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再把时间花在这种探寻上了，必须停止哲理研究。如果我们再发现你仍然从事这些活动，那就一定要处死你。”假

如你们以此为条件释放我，我会回答说：“尊敬的陪审员们，我是深爱你们恩惠的忠实仆人，但我更应该听命于神，只要我有一口气，只要我还能活动，我就决不能终止追求哲理的实践。我不能不劝告你们，我必须向我所遇到的每个人阐明真理。”我将以我惯用的方式继续说，“我的好朋友，你是以智慧和力量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雅典城邦的公民。而你只关注聚敛钱财、追逐名誉，而不关心真理和理智，不去完善自己的灵魂。你难道不为此而感到羞愧吗？”如果你们中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声称他关心真理、理智和灵魂，我是不会放过他的。我会继续询问和考察他。如果考察的结果表明，与他自己的宣言不同，他并没有真正去追求善，我就要向他证明，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而把注意力放在琐碎的小事上。我要对我所遇到的每个人做这样的考察，不论是青年人或老年人、外邦人或本邦人；特别是对你们——我的同胞，我更要这样做，因为你们在血缘关系上与我最近。我向你们担保，这是神的旨意。我确信，对这个城市的人来说，再没有比我遵循神的旨意行事有更大的好处了。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试图说服你们、青年人和老年人，要首先和主要去关心你们心灵的最大幸福，而不要去关心肉体享受和财产。我要到处去宣称，“财富不能带来善，而善能带来财富和其他一切幸福。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如此。”这就是我所信奉的信条。如果我以这一信条腐蚀了青年，那么这个信条看来是有害的；但如果有人说我所奉行的不是这一信条，那他一定是在胡说。所以，尊敬的陪审员们，不论你们是否乐于听安尼图斯的意见，是否准备释放我，要知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即使我要为此去死多少次。

请安静，尊敬的陪审员们！请记住我的要求，不要打断我的话。而且，我相信听听我的话对你们有好处。我还有话要讲，这些如果我是在按神的旨意行事，而你们处死了我，你们所受到损失要比我所受的大。不论是墨勒图斯还是安尼图斯都丝毫不能伤害我，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因为我相信，神的法律决不允许一个好人被一个坏人所伤害。无疑我的原稿可以把我助于死地，或者放逐我或者剥夺我公民权，纵然他和其他人都认为这些对我是最大的灾难，我却不这么认为。我相信，像他这样试图把一个无罪的人助于死地，结果要比我坏得多。尊敬的陪审员们，由于这一原因，我根本不会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为自己辩护，我却要为你们辩护，使你们免于因要错判我而滥用神所给予的权力。如果哦你们处死了我，你们不易再找到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尽管这种说法显得很可笑，但确是实情：神特意指派我到雅典城邦，这个城邦就像一匹巨大的纯种马，因为身体庞大而日趋懒惰，需要马氓的刺激。神派我到这个城市就是执行马氓一样的职责，于是，我整天到处不停、刺激、说服、谴责你们每一个。如果你们接受我的劝告，那么就不应伤害我的性命。但我预感到，在你们昏睡不醒之时，在烦恼中，你们会接受安尼图斯的劝说，一掌结束我的生命，然后，你们再继续沉睡，直到你们生命的结束……

可能有人会说，“但是苏格拉底，在你离开我们之后，你可以别管闲事，度过余生。”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很难理解我。如果我说我这样做会违背了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不能不管闲事的原因，你们大概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而如果我对你们说，一个人所能做的最高尚的事就是讨论善的问题和其他我所谈论过并以此检验过我自己和其他人的题目；不讨论这些，就是虚度时光，不以这些来检验生活，生活就没有价值，你们更不会相信。尊敬的陪审员们，虽然你们不容易相信这一点……

……尊敬的陪审员们，你们无疑会认为，我之所以被判刑是由于我的辩护不充分，如果我尽可能用言辞和行动打动陪审团以求获赦，也许不致被判死刑。但

这种想法实属大谬不然。我不是因为没有尽力为自己辩护才被判有罪，而是因为我没有厚颜无耻地进行表演，没有以取悦你们的方式向你们谄媚。你们愿意听我哭泣哀号，愿意我去说些和做些我认为毫无价值、而你们习惯于从别人那里听到和看到的事。但我并不认为由于我出于危险中，就必须奴颜婢膝。我至今不悔我刚才的辩护方式。我宁愿死于这种不利的辩护方式，而不愿为保命而采取其他辩护方式……

我想对赞同给我定罪的人做出预言。因为临死之时，是最能做出预言之时。告诉你们，刽子手们，我死之后，比你们杀死我更痛苦的惩罚将降临到你们呢身上。你们自信置我于死地，就能逃脱我对你们行为的谴责，但在我看来，结果恰恰相反。会有更多的人谴责你们，这些人现在为我所抑制，你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作为更年轻的一代，对你们将更严厉，会给你们增添更多的烦恼。如果你们指望以置人于死地的方法制止人们公开谴责你们生平的过失，那你们就太不理智了。以这种方式逃避对自己的谴责既不可能也不光彩。最好的和易行的办法不是堵住别人的嘴，而是尽可能去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是我对投票赞成判我有罪的人的最后告诫。

## 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译文暂缺

## 第二章

### 罗马演说（阿里斯提德斯）

考虑到你的帝国幅员之辽阔，任何人都会惊讶不已：如此弹丸之地居然统治着全世界。然而，只要他目睹这座气势恢弘的城市，世间人迹所至之处之所以受制于此一都城，也就不足为怪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的统治并不囿于固定的疆域，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约束你的权力。……在这里，一年四季，世间物产应有尽有，源源不竭。……埃及、西西里以及非洲的开化地带都是你的农场；船舶往来，川流不息……

你的帝国固然广袤无边，而更值得称道的不是它的疆域，而是它的稳固：这里没有任何叛逆的飞地。……全世界同声祈祷：愿你的帝国万古长存。

派往各城市和民族区域的总督们治理着各自辖区的人民，但就其相互关系而言，他们不过是平等的臣民。总督与其辖区人民之间的首要区别在于：前者模范地履行臣民的职责。他们对统率天下的伟大君主[即罗马皇帝]无限崇拜，相信他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的事务，因而他们对他的景仰之情决非人们对一个发号施令的主人的尊崇可以比拟。没有人会如此自命不凡，听到皇帝的名字居然能无动于衷；他定会肃然起敬，连声祈祷，一面祈求神灵保佑君主，一面祈求君主保佑自己。假如总督对其辖区官民申诉的合理性有任何的疑虑，他们便立刻向君主请示，然后像合唱团等待教练的指令一样等待他的批复。这样，君主便无须因事必躬亲而疲于四处奔波。通过信函，他足不出宫便可轻易治理天下；这些信函几乎朝发夕至，仿佛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但是，最引人注目、最可颂扬且举世无双的特性还要数你宽宏大量的公民观。

你将所有的臣民(也就是全世界)分成两类：对于那些更有天资、更强健的，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你都授予公民身份，甚至视为同胞；其余的你便作为顺从的臣民加以统治。无论是海洋还是广袤的陆地，都不能构成公民身份的障碍；亚细亚与欧罗巴平等相待。英才俊士均可脱颖而出。……在你的制度里，无论贫富，人人各安其分，各谋其利；舍此别无他途。你的国度政通人和，欣欣向荣。……

可以说，你是天生的统治者。从前的帝王们不过是轮流交换着主仆的角色；作为统治者，他们徒有虚名，好似一场球赛中的选手更换着彼此的位置。……你指点江山，架设桥梁，开山凿路，在荒野设立驿站，将安宁、优雅的生活方式传播四方。……

愿天地间所有神灵保佑帝国和都城繁荣昌盛，万古长春，直到海枯石烂。愿吾皇子孙万代，永享国泰民安。

## 沉思录（马可·奥勒留）

### 卷二

一日之始就对自己说：我将遇见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傲慢的人、欺诈的人、嫉妒的人和孤僻的人。他们染有这些品性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我，作为知道善和恶的性质，知道前者是美后者是丑的人；作为知道做了错事的人们的本性是与我相似，我们不仅具有同样的血液和皮肤，而且分享同样的理智和同样的一分神性的人——决不可能被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损害，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恶强加于我，我也不可能迁怒于这些与我同类的人，或者憎恨他们。因为，我们是天生要合作的，犹如手足，唇齿和眼睑。那么，相互反对就是违反本性了，就是自寻烦恼和自我排斥。

不论我是什么人，都只是一小小的肉体、呼吸和支配部分……仿佛你现在濒临死亡、轻视这肉体吧；那只是血液、骨骼和一种网状组织，一种神经、静脉和动脉的结构。也看看呼吸，它是一种什么东西？空气，并不总是同样的空气，而是每一刻都在排出和再吸入的空气。那第三就是支配部分了：这样来考虑它，你是一个老人；不要再让这成为一个奴隶，不要再像线拉木偶一样做反社会的运动，不要再不满意你现在的命运，或者躲避将来……

每时每刻都要坚定地思考，就像一个罗马人，像一个赋有完整而朴实的尊严，怀着友爱、自由和正义之情感去做手头要做的事情的人那样。你要摆脱所有别的思想。如果你做你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仿佛它是最后的行为，排除对理性命令的各种冷漠态度和强烈厌恶，排除秘有虚伪、自爱和对给你的那一份的不满之情，你就将使自己得到解脱。你看到一个人只要把握多么少的东西就能过一种宁静的生活，就会像神的存在一样；因为就神灵来说，他们不会向注意这些事情的人要求更多的东西。

### 卷三

假如你在人类生活中发现什么比正义、真理、节制和坚忍更好的东西，一句话，发现比你心灵自足的自足更好的东西——这种自足能使你在非你选择而分派给你的条件下，按照正确的理性行事，我说，如果你看到了比这更好的东西，就以全部身心转向它，享受那你认为是最好的东西的快乐吧……

不要把任何这样的事情评价为是对你有利的：即那些使你守诺言、丧失自尊、憎恨、多疑、苛责、虚伪和欲望一切需要墙和幕的东西的事情，因为那更喜欢他自己的理性、神灵并崇拜神灵的人，他不扮演悲剧的角色，不呻吟，不需要

独入或很多伙伴，最重要的是，他将在生活中不受死的诱惑也不逃避死亡……他在全部的生命中只关心这一点：即他的思想不要离开那属于一个理智的人、属于一个公民团体的人的一切……

## 卷四

人们寻求隐退自身，他们隐居于乡村茅屋，山林海滨；你也倾向于渴望这些事情。但这完全是凡夫俗子的一个标记，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要退入自身你都可以这样做。因为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特别是当他在心里有这种思想的时候，通过考虑它们，他马上进入了完全的宁静。我坚持认为：宁静不过是心灵的井然有序。那么你不断地使自己做这种隐退吧，更新你自己吧，让你的原则简单而又基本，这样，一旦你要诉诸它们，它们就足以完全地净化心灵，使你排除所有的不满而重返家园……

如果我们的理智部分是共同的，就我们是理性的存在而言，那么，理性也是共同的，因此，那命令我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理性也就是共同的；因此，就也有一个共同的；我们就都是同一类公民；就都是某种政治团体的成员；这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国家。因为有什么人会说整个类是别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正是从此，从这个共同的政治团体产生出我们真正的理智能力、推理能力和我们的法治能力，否则，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正像我身上属土的部分是从某种土给予我的，某种属水的部分是从另一种元素得来的，某种炎热如火的部分是从某一特殊源泉而来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来自无，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复归于无），所以理性的部分也来自某种源泉……

## 卷五

早晨当你不情愿地起床时，让这一思想出现——我正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我是要去我因此而存在，因此而被带入这一世界的工作，那么我有什么不满意呢？难道我是为了躲在温暖的被子里睡眠而生的吗？——但这是较愉快的。——那你的存在是为了获取快乐，而全然不是为了行动和尽力吗？你没有看到小小的植物、小鸟、蚂蚁、蜘蛛、蜜蜂都在一起工作，从而有条不紊地尽它们在宇宙中的职分吗？你不愿做一个人的工作，不赶快做那合乎你本性的事吗？——但休息也是必要的。——休息是必要的，但自然也为这确定了界限，她为吃喝规定了界限，但你还是越过了这些限制，超出了足够的范围；而你的行动却不是这样，在还没有做你能做的之前就停止了。

## 第三章

### 马太福音

#### 第5章

1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 3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 4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 5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17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21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的五字）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时，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27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31 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33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甚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

38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43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么？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么？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 第 6 章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 上帝之城（奥古斯丁）

我们已经在前面几卷说过，上帝选择了从一个人开始把人类造出来的方式。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使人类能够依据天然的相似性而团结在一起，而且要使人类能依靠同胞亲情的约束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如果最初的两个人没有不服从一个人从元中被造，另一个人从第一个人被造——那么人类的个别成员都不会屈服于死亡。犯罪使最初的这两个人的本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邪恶，所以罪的束缚和死亡的必然性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因此，当一个人按人生活，而不是按上帝生活时，他就像魔鬼一样……

然而，当一个人按自己生活时——亦即按人生活，不按上帝生活——他肯定是在按谬误生活。这不是因为人本身是谬误，他的创造者是上帝，而上帝决不会是谬误的创造者。倒不如说，人被造就为公义的，他应当按他的创造者生活，而不应当按他自己生活，他要执行创造者的意志，而不是执行他自己的意志，而谬误就在于不按造他被造的方式生活。

人确实希望幸福，但他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活不可能幸福。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虚假？……不就是因为幸福只能来自上帝，而不能来自人自己，但人却由于犯罪已经抛弃了上帝吗？……

亚当和夏娃在犯罪前已经秘密地开始变坏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会不服从。如果没有邪恶的意志，他们就不会做出邪恶的行动。也此外，除了骄傲，还有什么能成为他们邪恶意志的开端呢？因为“骄傲是犯罪之始”。除了是一种想要得到有悖常情的提升的欲望，骄傲又能是什么呢？这种有悖常情的提升确实会导致放弃心灵安身的基础，使心灵变为并继续成为它自己的基础。当一个人对自己感到喜悦时，骄傲就发生了；他本应对不变之善感到喜悦，而不应对自己感到喜悦，而在这种时候他就偏离了不变之善。这种偏离是作为一种自由意志的行为发生的。如果意志保持着对高于它的、不变的善的坚定不移的爱，那么它就不会追随自己的快乐而背离这种善，是这种善把光明赐予意志，使它能够看，是这种善把火赐予意志，使它能够爱。如果是这样的话，意志就不会变得那么昏暗和寒冷，以至于允许那个女人相信蛇说的是真话，允许那个男人把他妻子的愿望置于上帝的诫命之上，并认为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失，拒绝放弃他妻子的陪伴，尽管这样一来，他自己成了他妻子犯罪的同伴。……

此世今生，如果可以被称作是生的话，通过充满于其中的许多大恶，证明了第一个人的所有后裔都要遭谴。从可怕的、深深的无知中产生的所有谬误把亚当的子孙囚禁在黑暗之中，无人可以摆脱辛劳、痛苦和恐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更加清楚地表明人类所受到的惩罚？人喜爱那么多空洞有害的事情：痛苦的忧虑、纷扰、悲伤、痛苦、疯狂的欢乐、分裂、争讼、战争、谋反、愤怒、仇恨、虚伪、奉承、欺骗、盗窃、抢劫、叛变、骄傲、野心、妒忌、谋杀、邪恶、奢侈、蛮横、鲁莽、淫荡、私通、奸淫、乱伦，以及两性间诸多难以启齿的、可耻的、不洁的、逆性的行为；盗窃圣物、异端、褻渎、伤害、压迫无辜者、造谣、

阴谋、撒谎、伪证、不公正的审判、暴力、拦路抢劫，以及其他一下子我还没有想起来、但距离人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的邪恶，所有这些不也都证明了人类所要遭受的惩罚吗？

没错，这些确实是恶人所犯的罪恶，但究其根源则是亚当的每一个子孙生来就有的谬误和邪恶的爱好。……

所以两座城是被两种爱创造的：一种是属地之爱，从自爱一直延伸到轻视上帝；一种是属天之爱，从爱上帝的上帝一直延伸到轻视自我。因此，一座城在它自身中得荣耀，另一座城在主里面得荣耀；一座城向凡人寻求荣耀，另一座城在上帝那里找到了它的最高荣耀，这是良心的见证。一座城因它自身的荣耀而高高地抬起头，而另一座城对它的上帝说“你是我的荣耀，又是你叫我抬起头来的。”

在属地之城中，国王用统治的欲望治理着被他征服的民族，但他反过来也受它们的制约；在属天之城，所有人都在仁爱中相互侍奉，统治者靠他们的建议，臣民们靠他们的服从。一座城喜爱展示在它的强人身上的力量，另一座城对它的上帝说“主啊，我爱你，你是我的力量。”就这样，在属地之城中，聪明人按人生活，追求身体之善或他们的心灵之善，或者追求二者。他们中有些人虽然能够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亦即在骄傲的支配下，为他们的智慧而颂扬自己），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在崇拜这种偶像时他们既是民众的领袖，又是民众的同伴）”然而在属天之城，人除了虔诚没有智慧，他们正确地崇拜真正的上帝，在圣徒的团契中寻求回报，这个团契既是圣徒的，又是天使的，“上帝是一切中的一切”。……

## 第四章

### 神学大全（托马斯·阿奎那）

我解答如下：天主的存在可由「五路」来证明：

第一路也是较为明显的一路，是由「动或变动」方面进行。我们可以确定而且感觉也证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在动。但凡是动的，都是被他物所动或推动。而一个东西之动或被推动，以其针对动向之目的而言，系处于潜能状态中，而推动一东西，则是基于在现实状态中。因为推动无非就是把一个东西由潜能中引至现实中；而一个东西之由潜能中被引至现实中，非借助于已存在于现实中之物不可；例如在现实中的或实际的热东西，比如说火，使在潜能中的或可能成为热的木材，变成在现实中的或实际热的东西，如此推动木材并使它有所改变。但同一个东西，却不能同时和在同一观点之下，既处于现实状态又处于潜能状态，而只能在不同的观点之下；因为那在现实状态中的热的东西，不可能同时也是在潜能状态中的热的东西，但可以是同时在潜能状态中的冷的东西。是以，同一个东西，在同一观点之下，并以同一方式，不可能同时既是推动者又是被推动者，换言之，不可能自己推动自己。是以，凡是动者或被动者，必定是被他物所动或推动。如果这个推动者也是被推动的话，那么他本身也必定是被另一物所推动；而这另一物亦复如此。但我们不能无限地如此推延下去；因为如此无限地推延下去，就没有第一个推动者，因此亦不会有其他推动者，因为如果第二个推动者不被第一个推动者所推动，本身亦不会推动，就像（打球的）棍棒，如果不被手所

推动，就也不会推动（或打球）。所以，必须终结到某第一个推动者，而他却不为其他任何东西所推动。这就是大家所了解的天主。

第二路是由成因方面进行。在感觉可及的事物中，我们发现成因是具有顺序或层次的。可是却未曾发现，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成因：因为如此则他就是先自己而存在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成因不能无限地推延下去，因为在所有连锁的成因中，第一物为中间物之原因，中间物为最后一物之原因，无论中间物是多个或仅有一个。可是，去掉原因，也就去掉了效果；所以，如果在这些成因之中没有第一物的话，也就不会有最后一物或中间物之存在。如果成因无限地推延下去的话，就不会有第一个成因；如此也就不会有最后的效果和中间的成因；而这却很明显地不是事实。所以，必须承认有一个第一成因，大家都称之为天主。

第三路是由可能存在物和必然存在物为出发点的，它的进行是这样的：我们发现在万物中有些是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不存在；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东西有生有灭，可见这些东西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不存在。凡是这样的东西就不可能常常存在，因为有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就有一个时期不存在。因此，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不存在的话，那么就有一个时期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连现在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了；因为不存在的东西，必须借助于已经存在的东西，才能开始存在。如果从未有过东西存在，那么就不会有东西开始存在，而且现在也不会有东西存在；但这显然不是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物都是可能存在的物，在万物中应该有一个必然存在的物；而凡是必然存在物，其（存在）必然性之原因，或者是来自别处，或者不是来自别处（而在于自己）。但这些其存在必然性有原因的必然存在物，不可能无限地推延下去，就像在成因方面一样，如同前面已证明了的。所以，应该承认有一物，他本身就是必然存在的物，其存在必然性之原因不是来自别处，而且他是其他物之存在必然性的原因，大家都称说这一物就是天主。

第四路是取自在万物中所发现的等级次序。在万物中发现有些是更真的、更善的，和更高贵的（有更大、较大的真、善和高贵），有些则是不那么真、不那么善，和不那么高贵（有更小、较小的真、善和高贵）。在其他方面亦然。可是，针对不同事物的这种“更大、较大”和“更小、较小”的说法，系根据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或距离，接近那相关之“最或至极”而说的，例如说“更热的”是说它更接近那“最热的”。所以，有一物是最真的、最善的，和最高贵的，因而也是最高的（存在）物，因为如《形上学》卷二第一章所说的，凡是最真者就是最高的（存在）物。但在一类物中之为最者或最高者，就是一切属于该类者的原因；比如说，火是热之最者，所以也就是所有热的东西的原因，如《形上学》向卷所说的。所以，也应该有一物是所有（存在）物之存在、善、以及一切完美的原因。（按：海、陆、空三军中，各级军官与其相关总司令以及三军统帅的关系，似可帮助说明箇中道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主。

第五路是根据万物之治理。我们看到有些没有知觉的东西，即自然界的物体为了一个目的而行动，这可以由它们常常或几乎常常以同样的方式行动，以求达到最好效果之事实中看得很清楚。是以，它们之抵达目的，显然绝非偶然，而是基于有意的行动。可是，没有知觉的东西，除非是有知觉，有智力者在导引它们，是不会趋向目的的，就如箭必为射箭人所导引一样。所以，必定有一个有智力者，自然界的万物，都是在他的安排或治理下，趋向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主。

## 基督徒生活（圣本笃）

首先，要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  
其次，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  
然后，不杀人。不奸淫。  
不偷盗。不贪婪。  
不作假见证。尊敬所有的人。  
而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舍弃自己，为了跟随基督。  
克制肉身，  
不贪图逸乐。  
喜爱斋戒  
接济穷人。  
给裸体者衣穿。  
探访病人。  
埋葬死者。  
帮助在患难中的人。  
安慰忧苦的人  
远避世俗。  
为了基督的爱，宁可舍弃一切。不陷于忿怒。  
不存报复之念。不怀欺诈之心。不假装与人和好。不放弃仁爱。  
不发誓，免得发虚誓。心口如一，说实话。  
不以恶报恶  
宁可受委屈，也不做不公之事。  
爱仇人。  
不诅咒那些诅咒我们的人，  
反而祝福他们。  
为正义而甘愿受迫害。  
不骄傲。  
不嗜酒。  
不贪饕。  
不贪睡。  
不懒惰。  
不抱怨。  
不诽谤。  
把希望寄托于天主。  
将自己的一切好处，归于天主，而不归于自己。  
常常承认自己所做的恶事，并归咎于自己。  
惧怕最后的审判。  
默想地狱的可怕。  
以整个心灵的热切，渴望永生。  
天天想到那不可预测的死亡时刻。  
时刻留意自己的行为举止。  
深信天主处处都在注视着我们。  
恶念在我们的心中一涌起，就立刻将它摔于基督的脚下，使之粉碎，并将心中的

恶念禀明神师。  
谨慎言语，以免口出邪恶之言。  
不喜多言。  
不说无用的话，也不说招人发笑的话。  
不嘻笑，或高声狂笑。  
喜爱听圣书。  
常常伏拜在地，热心祈祷。  
每天在泪水和叹息中祈祷，向天主承认自己以前所犯下的罪过。  
并立志改过自新。  
克制肉身的欲望。  
憎恨私情偏意。  
在一切事情上服从院父的指示，即使他本人却背道而行（愿其无之）；我们当想起天主的教训：凡他们所说的，你们要遵行；但他们所做的，你们却不要做。  
在尚未成圣前，不要希望被称为圣人；只有修得圣德，才配接受如此称呼。  
天天以行动来实践天主的诫命。  
爱慕贞洁。  
不憎恨任何人。不嫉妒。  
不贪图虚荣。不好争论。远离骄傲。  
敬长者。  
爱护幼者。  
在基督的爱内为仇人祈祷  
发生争吵之后，要在日落之前，重归于好。  
对于天主的仁慈永不失望。……

## 第五章

### 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皮科·德拉·米朗多拉）

……最后，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说人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幸运儿并因而值得无限赞美，明白了在这大千世界注定了属于他的地位——这地位不仅令野蛮人而且令尘世之外的星辰和神灵忌妒。这一点已超越信仰，妙不可言。难道不应当如此吗？正是在此意义上人被恰如其分地称呼和评价为世间奇迹和宇宙精华……

……上帝——我们的在天之父与至高无上的缔造者——按照他那神秘智慧的法则，已经建造了我们所目睹的这宇宙家园，这无比圣洁的神殿。他用神灵装点天界之上的区域；他用永恒的灵魂加速天球的运转；至于恶浊肮脏的下界，他使用形形色色的动物填满。但是，当这些都做完后，这位工匠一心希望有人来思索这伟业宏图，来爱慕其美妙，来赞叹其辽阔。因此，当大功告成之时，他终于想到要创造人。可是，在他的创作原型中没有可供他为自己塑造后代的模型，在他的宝库中也没有可供他馈赠给新生子的遗产，而普天之下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供后者坐下来凝思这宇宙的奥秘。万事俱备，万物按高、中、低三层各就其位。然而，在其创造的最后阶段，我们在天之父的力量不可能衰竭不济。他的智慧不可能因缺乏咨议而陷于窘迫。他的仁爱也不可能使本要赞美上帝施予万物之神圣慷慨的人因其自身所受荣宠不及而心生怨尤。

最后，这位举世无双的工匠[上帝]决定，由于找不到任何恰当的东西给予人，那么人将同时拥有万物的特性。上帝于是把人视为特性待定的生命，把他安置在世界的中央，并对他指示如下：“亚当，我们既没有给你固定的住所，也没有给你独自拥有的形式，也没有给你任何特殊的功能，目的在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获取和拥有你希望的任何住所、任何形式和任何功能。所有其它事物的特性都受到我们所制定的法则的限制与约束。而你将由自己来决定你的特性的边界，不受任何约束，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让你听从自由意志的支配。我们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以便你从这里更容易观察这世上的一切。我们既未确定你属于天上，也未确定你属于地下，既未确定你终有一死，也未确定你永恒不灭，以便你凭着自由意志与高尚情操——就像你的造物主一样——随心所欲地塑造你自己的形象。你将有能力堕落为低级的生命形式，那将与禽兽无异。你将有能力凭借你心灵的判断力，再生为高级的形式，那将与神灵同在。”

啊，至高无上的厚爱来自上帝，我们的在天之父！啊，无比崇高而又神奇的幸福归于人！受上帝的恩赐，他可以拥有他所选择的一切，成为他所愿意的一切。野兽来到世上便从母胎中带来它们将终身拥有的一切。精灵[天使]或自初生之时或随后便永远保持他们本来的形态。而当人诞生之时，我们的在天之父便赐予他各类种子和每一样生命的胚胎。每一个人无论培育什么种子，这种子都会成熟并在他身上结出果实。这种子如果是植物的，他便形同草木；如果是感性的，他便与禽兽无异；如果是理性的，他便会成长为天上的神灵；如果是智慧的，他便会成为天使和上帝之子。而如果他不满足于任何创造物的命运，复归于自身统一体的中心，其精神在上帝自在的幽暗中与凌驾万物的上帝融为一体，那么，他便会超越世间万物。

## 君主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 论君主应当怎样守信

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因此，你必须懂得，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属于野兽的。但是，因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须诉诸后者。因此，君主必须懂得怎样善于使用野兽和人类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关于这一点，古代的作家们早已谪秘地教给君主了。他们描写阿基里斯和古代许多其他君主怎样被交给半人半马的怪物基罗尼喂养，并且在它的训练下管教成人。这不外乎说，君主既然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他就必须知道：怎样运用人性和兽性，并且必须知道：如果只具有一种性质而缺乏另一种性质，不论哪一种性质都是不经用的。

君主既然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然而那些单纯依靠狮子的人们却不理解这点。所以，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

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关于这一点，我能够提出近代无数的实例为证，它们表明：许多和约和许多诺言由于君主们没有信义而作废和无效；而深知怎样做狐狸的人却获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

在新近的那些事例当中有一件事，我不想保持沉默：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作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总是找到上当受骗的货色。因为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力地作出保证，比他更加信誓旦旦地肯定某一件事情，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随便地食言而肥的了。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人世的这一方面。

因此，对于一位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然而，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

因此，一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必要。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对于不能够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人的行动，特别是君主的行动，人们就注意其结果。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当多数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是没有活动的余地的。当代的某一位君主——我现在不便点名，——除了和平与信义之外，从来不宜扬其他事情，但是他对这两者的任何一者都是极端仇视的。然而假使他曾经遵守其中任何一者，那么，他的名望或者他的权力就不免三番五次被人攫取了。

## 第六章

罗马教皇权；因信称义；《圣经》解读（马丁·路德）

罗马教皇权

罗马教徒极其机巧地建筑了三层城墙，他们一向是用这三层城墙来掩护自己，使别人不能改革他们；这是整个基督教非常腐化的原因。

第一，当他们受俗世权力所迫的时候，他们就制定了教谕，说俗世权力不能管辖他们，反而宗教的权力是超乎俗世权力之上。第二，若有人根据圣经谴责他们，他们就加以反驳，说圣经的解释，除教皇以外不属于任何人。第三，若有人提议召开教会会议，他们就用胡言回答说，除教皇以外，没有人能召集会议。

这样，他们就把我们用以处罚坏教皇的三根刑杖巧妙地偷去了，使他们可以不受处罚，并且躲藏在这三层城墙的堡垒中，可以为非作歹，如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即令他们被强迫举行会议，他们也预先要君王宣誓，让他们维持现状，藉以削减会议的权力。此外，他们使教皇有充分的权柄控制会议的一切决议，所以他们只是用木偶战和虚假战斗来欺骗我们，有没有会议横竖都是一样。自由的会议乃是他们所最恐惧的！他们威吓国王和贵族，使之相信，若不服从他们那些邪恶诡诈的欺骗，就是得罪了上帝……

他们争辩说，惟独教皇才可召集教会会议，或认可其行动，他们这种说法没有圣经作根据，这完全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法规，这法规只在不危害基督教界，或在不违反上帝的律法范围以内才算有效。当教皇应受处分的时候，这法规就无效了，因为若不藉会议对他加以处分，基督教界就要遭损害了……

所以在必要和在教皇危害全基督教的时候，第一个有能力的人，就应该以他作全身的忠实肢体的身分来尽其所能召集一个真自由的会议。除了俗世当局以外，没有人能够把这事敬得一样好，特别因为他们现在也同样是基督徒，神甫，和“属灵阶级也同样是管理一切的主人，所以在必要或有益的时候，他们应该自由地执行上帝所委托给他们的治理职务和工作……

### 因信称义

你问：“上帝既有许多的话，那么他的这道是什么？这道当如何应用呢？”我回答说，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将那说明了。这道就是上帝论到他儿子成为肉身，受苦，从死复活，藉着使人成圣的圣灵得荣耀的福音。因为传基督，就是牧养灵魂，使它成为义，解放它，拯救它，如其相信所传的。因为惟有用信领受上帝之道，才使人得救，如《罗马书》十章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又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相信他的都得着义；”又《罗马书》一章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上帝的道不是用什么行为，而是单用信才能领受的爱慕的。因此，既然灵魂为它的生命与义所需要的只是信，那么，灵魂称义显然单是因信，而不是因任何行为；因为它若可因别的称义，就不必需要道，这样，也不必需要信了。

但信与行为决不两立，这就是说，你不能同时又靠行为（不论行为的性质如何）称义；因为那就是脚踏两只船，敬拜巴力，以口亲手，这照约伯所说（伯31:27），是很大的罪。因此，只要你一开始相信，你就会明白，凡在你里面的都是可指摘的，有罪的，可咒诅的，如《罗马书》三章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又说：“没有义人，没有行善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你若明白了这一层，就必知道：你需要那为你受苦而复活的基督；你既已信他，就因这信可以成为新人，使你一切的罪都得赦免；并且你因另外一位的功德，就是单因基督的功德，得以称义了。

既然这信只能在内心的人掌权，如《罗马书》十章所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而且既然只有信才可使人称义，那么这一个内心的人就显然不能因什么

外表的行为或其他方法得称为义，得以自由，得蒙拯救。行为，不论其性质如何，与内心的人没有关系。反之，只有心里的邪恶与不信，而非外表的行为，才叫人罪，叫人成为可咒可诅的罪奴。因此，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留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丢弃倚靠行为的心，单单多求坚固信，并藉着信不求多知道善行，只求多知道那为他受死而且复活的基督耶稣，如同彼得在他的前书末章所说的；因为没有别事可使人成为基督徒。……

我们对基督的信并不是叫我们脱离行为，只是叫我们脱离论行为的谬见，就是脱离以称义必靠行为的谬见。因为信救赎，纠正，保守我们的良心，叫我们知道，我们虽不能，也不应缺少行为，但义并不在乎行为；正如我们虽不能缺少饮食与属身体的一切行为，但我们的义并不在乎这些事，乃在乎信；然而这些属身体的事却不得因这缘故而被蔑视与轻忽。我们在今世少不了肉身所需用之物，但我们并不因这些东西而成义。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 18:36），但他没有说，“我的国不在这里，那就是说，不在这世界。”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争战”（林后 10:3），又在《加拉太书》二章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加 2:20）。这样，我生活，动作，行各样的事，守诸般的礼，乃因为今生有此需要，又因为要尽力管束我们的身体；然而我们成为义，并不在乎这些事，乃在乎信上帝的儿子。

##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nd the Nature of the Priesthood**

译文暂缺

### **基督教要义（约翰·加尔文）**

#### **教义**

##### **预定论**

“没有任何希望被看待敬虔的人敢直接否定预定论，就是神赏赐一些人永生的盼望，而判其它的人永死。然而我们的仇敌，特别是那些主张神的预旨是预定论的起因的人，对这教义有许多吹毛求疵的异议”。我们承认这两个教义都是神所教导的，但若说预定论是根据预知这是荒谬的。当我们提到神的预知时，我们的意思是，万物从永远到永远都在神眼前，所以对祂的知识而言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反而万事都是现在进行式。并且这意思是神不但用意思考万事，就如我们思考我们所记住的事一样，祂也看万事就如这一切正在祂眼前。并且这预知包括全宇宙的每一个受造物。我们称预定论为神自己决定各人的一生将如何的永恒的预旨。因神不是以同样的目的创造万人；祂预定一些人得永生，则预定其它的人永远灭亡。因此，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两种目的其中之一被创造，所以我们说他被预定得生命或受死。“神启示祂的预定包括所有的人，也以亚伯拉罕的整个后裔作比方，证明各国的未来都是祂决定的。「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耶和华的份本是祂的百姓；祂的产业本是雅各布」（申三二 8-9）。这分开是显而易见的：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如神选择了已枯萎的树干，祂特别拣选了一个种族，而拒绝了其它种族。祂没有启示其理由，只是摩西教导以色列之所以与众不同完全是出于神白白的慈爱，免得亚伯拉罕的后裔自夸。他宣告神拯救他们的原因是：神爱族长，「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

## 第七章

### Attack on Authority and Advocacy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译文暂缺

#### 谈谈方法（笛卡尔）

##### 第一部分

我自幼受书本教育。由于听信人家的话，认为读书可以得到明白可靠的知识，懂得一切有益人生的道理，所以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可是等到学完全部课程，按例毕业，取得学者资格的时候，我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因为我发现自己陷于疑惑和谬误的重重包围，觉得努力求学并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越来越发现自己无知。

可是我进的是欧洲最著名的学校，如果天下有饱学之士的话，我想那里就该有。我把这所学校里别人所学的功课全部学完，甚至不以学校讲授的学问为满足，凡是大家认为十分稀奇、十分古怪的学问<sup>②</sup>，只要捞得到讲它的书，我统统读了……最后，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人才辈出，俊杰如云，不亚于以往任何时代，这就使我可以自由地对所有的人作出我自己的判断，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学说真正可靠，像从前人们让我希望的那样……

我尊敬我们的神学，并且同别人一样要求升天。可是人家十分肯定地说：最无知的人也同最博学的人一样可以进天堂，指引人们升天的天启真理不是我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我听了这些话，就不敢用我的软弱推理去窥测那些真理了。我想一定要有天赐的特殊帮助，而且是个超人，才能从事研究那些真理，得到成就。

关于哲学我只能说一句话：我看到它经过千百年来最杰出的能人钻研，却没有一点不在争论中，因而没有一点不是可疑的，所以我不敢希望自己在哲学上的遭遇比别人好；我考虑到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都有博学的人支持，而正确的看法却只能有一种，所以我把仅仅貌似真实的看法一律看成大概是虚假的……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了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于是趁年纪还轻的时候就去游历，访问各国的宫廷和军队，与气质不同、身分不同的人交往，搜集各种经验，在碰到的各种局面里考验自己，随时随地用心思考面前的事物，以便从中取得教益。因为在我看来，普通人的推理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读书人的推理所包含的多得多：普通人是对切身的东西进行推理，如果判断错了，它的结果马上就会来惩罚他；读书人是关在书房里对思辨的道理进行推理，思辨是不产生任何实效的，仅仅在他身上造成一种后果……（就是思辨离常识越远）

……我花了几年工夫像这样研究世界这本大书、努力取得若干经验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同时也研究我自己，集中精力来选择我应当遵循的道路。这样做，我觉得取得的成就比不出家门、不离书本大多了……

##### 第二部分

……说到我自己一向相信的那些意见，我却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把它们一

扫而空，然后才能换上好的，或者把原有的用理性校正后再收回来。我深信，用这种办法做人，得到的成就一定可观，大大超过死守旧有的基础、一味依赖年轻时并未查明是否真实就贸然听信的那些原则……

……我的打算只不过是力求改造我自己的思想，在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基地上从事建筑……单拿下决心把自己过去听信的意见统统抛弃这一点说，就不是人人都应当效法的榜样……

至于我自己，如果我一直只有一位老师，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古以来学者们的意见就是分歧的，那我就毫无疑问属于后一类。可是，我在学生时期就已经知道，我们能够想像得出来的任何一种意见，不管多么离奇古怪，多么难以置信，全都有某个哲学家说过。我在游历期间就已经认识到，与我们的意见针锋相对的人并不因此就全都是蛮子和野人，正好相反，有许多人运用理性的程度与我们相等，或者更高。我还考虑到，同一个人，具有着同样的心灵，自幼生长在法兰西人或日耳曼人当中，就变得大不相同；连衣服的样式也是这样，一种款式十年前时兴过，也许十年后还会时兴，我们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古里古怪，非常可笑。由此可见，我们所听信的大都是成规惯例，并不是什么确切的知识；有多数人赞成并不能证明就是什么深奥的真理，因为那种真理多半是一个人发现的，不是众人发现的。所以我挑不出那么一个人我认为他的意见比别人更可取，我感到莫奈何，只好自己来指导自己。

不过，我好像一个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前进的人似的，下决心慢慢地走，每一样东西都仔细摸它一摸，这样虽然进步不大，至少保得住不摔倒。我甚至于宁愿先付出充分的时间为自己所要从事的工作拟出草案，为认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事物寻找可靠的方法，而不一开始就大刀阔斧把过去未经理性指引潜人我心的一切意见完全抛弃……

……我想到要去找另外方法，包含这三门学问的长处，而没有它们的短处。我知道，法令多如牛毛，每每执行不力；一个国家立法不多而雷厉风行，倒是道不拾遗。所以我相信，用不着制定大量规条构成一部逻辑，单是下列四条，只要我有坚定持久的信心，无论何时何地决不违犯，也就够了。

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人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

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

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

这种方法最令我满意的地方还在于我确实感到，我按照这种方法在各方面运用我的理性，虽不敢说做到尽善尽美，至少可以说把我的能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此外我还感到，由于运用这种方法，我的心灵逐渐养成了过细的习惯，把对象了解得更清楚、更明白了……

#### 第四部分

……现在我的目的是专门寻求真理……任何一种看法，只要我能够想象到有

一点可疑之处，就应该把它当成绝对虚假的抛掉，看看这样清洗之后我心里是不是还剩下一点东西完全无可怀疑。因此，既然感官有时欺骗我们，我就宁愿认定任何东西都不是感官让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既然有些人推理的时候出错，连最简单的几何学问题都要弄乱，作出似是而非的推论，而我自己也跟别人一样难免弄错，那我就把自己曾经用于证明的那些理由统统抛弃，认为都是假的。最后我还考虑到，我们醒时心里的各种思想在睡着时也照样可以跑到心里来，而那时却没有一样是真的。既然如此，我也就下决心认定：那些曾经跑到我们心里来的东西也统统跟梦里的幻影一样不是真的。可是我马上就注意到：既然我因此宁愿认为一切都是假的，那么，我那样想的时候，那个在想的我就必然应当是个东西。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

## 第八章

### 何谓启蒙？（伊曼努尔·康德）

启蒙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导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我造成的，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没有他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Sapere Aude!* [要勇于认知]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格言。

人类中之所以还有如此众多的人，即使自然早已将他们从疏离的外在教导中解脱出来（因自然方式而成熟），却依然心甘情愿地终身安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其原因就在于懒惰和怯懦，这也是为什么另一些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标举为他们的监护者。处于不成熟状态可真是轻松安逸。如果我有一本书来充作我自己的见解、有一位牧师来充作我自己的良心、有一名医生来替我自己决定合理的饮食，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那我又何必要自己劳心费神，那完全没有必要了。我无需思考，只需要有能力支付：其他人就会欣然应命帮我把那些伤脑筋的讨厌活儿全都包办了。仁慈慷慨地担负起治理民众之任的监护者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以确保民众中的绝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视通往成熟之路为畏途，充满了风险，更别说困难重重了。

在首先使他们驯养的牲口缄默无声之后，在确信这些温顺的生灵们即使被撤去拴缚在身上的络轡也不会再挪移一步之时，一旦它们试图想要独自迈步，监护者们就会向它们指出种种的威胁。这危险现在看来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在跌倒几次之后，人最终一定能够学会自己走路；但诸如此类的示例却让人心生胆怯，通常就会把他们进一步尝试的所有企图全都吓退了。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个体而言，要把自身从那种几乎已经变成他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是困难的。他甚至已经开始喜欢上这种状态了，并且在这个时候，的确无力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从未有人允许他去作过这样的尝试。条例和规程，这些基于他的自然禀赋的理性运用或更像是误用的机械刻板的工具，把他禁锢在永久的不成熟状态中。即使有谁抛开这些禁锢，那也不过是作了一次游移不定而又微乎其微的跳跃，因为他并不习惯于这样的自由行动。其结

果是，仅有少数一些人能到达彼岸，通过陶冶他们自己的心智，把他们自己从不成熟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而踏上一条切实坚信的道路。

然而，如果公众要启蒙自己，那却更有可能；事实上，公众即使仅被赋予了自由，启蒙就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了。因为即使在那些根深蒂固的群氓监护者们中间，一些人也总是会自己独立进行思考的，一些人在他们自己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后，将会传扬理性评估他们自身价值、并且理性评估每一个人受其天性召唤进行独立思考的那种精神。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原本被监护者束缚羁绊的公众是被一群未能经受启蒙思想洗礼的人煽动起来的，他们就可能会使用暴力强制把监护者们自己禁锢在羁绊中——一种下偏见真是太有害了，因为它们最终会将复仇引向其始作俑者，亦或他们的后代。因此，公众只能通过缓慢渐进的方式经受启蒙洗礼。也许一场革命能够推翻个人专制、贪欲或权势欲的压迫，但革命永远无法带来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相反，新的偏见，一如它们所取代的旧偏见，又将成为套在不进行独立思考的群氓身上的一条皮项圈……

启蒙所需要的，不是别的，仅仅是自由；并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自由也是所有形式中最不具有危害性的，亦即能够在一切事务上公开地运用理性的自由。但是，环顾周遭我听见的是“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管操练！”税务官说：“不许争辩，只管纳税！”牧师说：“不许争辩，只管相信！”……在这种种事例中，我们看见对自由的限制无所不在。然而，哪些限制阻碍了启蒙，哪些限制非但没有阻碍、实际上还推动了启蒙呢？我的回答是：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必须享有永久的自由，仅此一点就能够在人类中间带来启蒙……

我所说的私下运用理性，是指一个人在其社会身份或公职上受托时所运用的理性……

如果现在被问及，“我们当前是否生活在一个启蒙后的时代？”回答是，“不是，但我们的的确确是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目前的情形表明，要让全体民众无需外部教导就能够在宗教事务上自信地运用自己的理智，甚或说是将他们自己摆放到这样的位置中去，这一目标的实现也仍存在巨大的缺失。不过我们的确看见明白无误的征兆，人类朝向这一目标自由前行的道路已被开启，通向广泛意义上的启蒙的那些阻碍——那些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的阻碍——正在逐渐减少。

### 理性时代（托马斯·潘恩）

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它的；并且我希望在这一生之外还有幸福。

我相信人类是平等的；并且我相信宗教的职责在于做正义的事情，爱仁慈，和力图使我们的同胞得到幸福。

但是为了免除误会以为我在这些事情之外，还相信许多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中间要声明我所不相信的事情，以及我为什么不相信的理由。

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

当摩西告诉以色列儿女们说他从上帝的手里接到了两张十诫的表，他们没有一定要相信他的义务，因为除了他这样的说法以外，没有其他的根据；至于我除了某些历史家这样告诉我以外，也没有其他的根据。十诫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证据来证明它们是属于神的；它们含有某些好的道德的教训，但这是任何合格的法律颁布者或立法者都订得出来的，不必依靠超自然的干预……

当又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女人叫做圣母玛利亚，据说她没有跟男子同居就生

了一个孩子，她有一个未婚夫叫约瑟，而这些又据说是一个天使告诉他的。我有权利相信或不相信；这种情况，除语言以外，应该有更有力的证据，但是我们甚至连约瑟或玛利亚自己所写的东西也没有；只凭别人的报道说人们曾经这样说过——这是传闻的传闻，我是不准备把我的信仰寄托在这样的证据上面的。

虽然，我们不难了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样一个故事的意义。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异教的神话在世界上还相当流行，那样的神话可以期望人民会相信这样一个故事。一切生活在异教神话之下的非常的人，都会被人看作是他们的诸神中间某些神的儿子。所以在当时相信一个人是从天上降生下来，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神和妇女交媾在当时是一种惯常的说法。据他们的传说，丘辟特曾有几百个妇女和他同居过；所以这一个故事一点也不新奇或猥亵；在一般所谓异教徒或神话学者当中，这一个故事是跟他们中间流行的意见相符合的，也惟有那些人才会相信它。犹太人严格地只相信一个上帝而不信其它，他们永远不相信异教的神话，也决不相信这个故事……

这里所说的话，即使以最不敬的态度来说，也绝对不适用于耶稣基督的真正的品格。他是一个有德行而和蔼可亲的人物。他所宣传而实践的道德是最慈善的一种；虽然在他多年以前有孔子和某些希腊哲学家也曾宣传类似的道德体系；以后又有教友派和历代以来的许多好人，但是任何人没有胜过他……

……复活和升天，假定有过那样的事情，应该有公开而看得见的证据，像气球的上升或像中午的太阳一样，至少在全耶路撒冷都看得到。一件事情要使人人都相信，应该具有使大家普遍可以看到的证明和证据；这后半部分所描写的故事有了大家可以看到证据，才可以前半部分得到承认，正因为后半部分从来没有提出证据，所以整个故事就站不住了。没有证明，只把一小撮的人，不超过八九个人，介绍出来作为全世界的代表，据说他们曾经看到过而要全世界其他的人都相信它。但是看起来多马对于复活并不相信；而且据他们说，他不是亲眼看到，亲身接触到就不会相信。*所以我不相信*，其理由正和多马不相信的理由和任何人不相信的理由是一样的。

要把这件事来加以掩饰或伪装是没有用的。这个故事，关于超自然的部分，在它的面上到处都有欺骗和隐瞒的烙印。究竟谁是它的作者，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正像没有人可以向我们证明记载这种故事的书确实是由书中有他们名字的那些人写的一样；我们现在所有的关于这一件事的最好的存在着的证据就是犹太人。他们是当年据称复活与升天发生时生存着的人们的正式的子孙，而他们却说这不是真实的。

### 政府论下篇（约翰·洛克）

……政治权力是每个人交给社会的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由社会交给它设置在自身上面的统治者，附以明确的或默许的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这一权力既为每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并由他就社会所能给他保障的一切方面交给社会，就应当使用他认为适当的和自然所许可的那些手段，来保护他的财产，并处罚他人违反自然法，以便（根据他的理性所能作出的判断）最有助于保护自己和其余人类。因此，当这一权力为人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时候，它的目的和尺度既然在于保护他的社会的一切成员——即人类全体——，那么，当它为官吏所有的时候，除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利和财产以外，就不能再有别的目的或尺度；所以它不能是一种支配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因为生命和财产是应该尽可能受到保护的。它只

是对他们制定法律的权力，并附有这样一些刑罚，以除去某些部分来保护全体，而所除去的只是那些腐败到足以威胁全体的生命和安全的部分；否则任何严峻的刑罚都不是合法的。而且这个权力仅起源于契约和协议，以及构成社会的人们的相互同意。……

这些就是社会授与他们的委托以及上帝和自然法对于各种政体下的每一国家的立法机关的权力所加的限制：

第一，它们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第二，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

第三，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这一点当然只与这样的政府有关，那里立法机关是经常存在的，或者至少是人民没有把立法权的任何部分留给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们。

第四，立法机关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让给任何其他人，或把它放在不是人民所安排的其他任何地方……

当立法机关力图侵犯人民的财产，使他们自己或社会的任何部分成为人民的生命、权利或财富的主人或任意处分者时，他们背弃了他们所受的委托。

人们参加社会的理由在于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选择一个立法机关并授以权力的目的，是希望由此可以制定法律、树立准则，以保卫社会一切成员的财产，限制社会各部分和各成员的权力并调节他们之间的统辖权。因为决不能设想，社会的意志是要使立法机关享有权力来破坏每个人想通过参加社会而取得的东西，以及人民为之使自己受制于他们自己选任的立法者的东西；所以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人民因此就无需再予服从，而只有寻求上帝给予人们抵抗强暴的共同庇护。所以，立法机关一旦侵犯了社会的这个基本准则，并因野心、恐惧、愚蠢或腐败，力图使自己握有或给予任何其他人以一种绝对的权力，来支配人民的生命、权利和产业时，他们就由于这种背弃委托的行为而丧失了人民为了极不相同的目的曾给予他们的权力。这一权力便归属人民，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的自由的权力，并通过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新立法机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而这些正是他们所以加入社会的目的。我在这里所说的一般与立法机关有关的话也适用于最高的执行者，因为他受了人民的双重委托，一方面参与立法机关又同时担任法律的最高执行者，因此当他以专断的意志来代替社会的法律时，他的行为就违背了这两种委托。假使他运用社会的强力、财富和政府机构来收买代表，使他们服务于他的目的，或公然预先限定选民们要他们选举他曾以甘言、威胁、诺言或其他方法收买过来的人，并利用他们选出事前已答应投什么票和制定什么法律的人，那么他的行为也违背了对他的委托。……

……这种革命不是在稍有失政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的。对于统治者的失政、一些错误的和不适当的法律和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人民都会加以容忍，不致反抗或口出怨言的。但是，如果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行为和阴谋诡计都殊途同归，使其企图为人民所了然——人民不能不感到他们是处于怎样的境地，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前途如何——则他们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

……我答道，关于立法者由于侵犯人民的财产，从而辜负他们所受的委托时，人民有以新的立法机关重新为自己谋安全的权力这一学说，是防范叛乱的最好保障和阻止叛乱的最可靠的手段。因为叛乱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以政府的宪法

和法律为根据的权威；不论什么人，只要以强力破坏法律并以强力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辩护，就真正是地道的叛乱者。因为，人们由于参加社会和组成公民政府已经排除了强力，并采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平和他们之间的统一，这时凡是违反法律重新使用强力的人，就是实行 *rebellare* [造反]——即重新恢复战争状态——而成为真正的叛乱者。握有权力的人（由于他们享有权威的借口、他们所具有的强力的引诱和他们周围的人们的谄谀）最容易作这样的事，因此防止这种弊害的最适当的方法，就是向那些最容易受到诱惑去犯这种错误的人指出起危险性和非正义性。……

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试问哪一种情况对人类最为有利：是人民必须经常遭受暴政的无限意志的支配呢，还是当统治者滥用权力，用它来破坏而不是保护人民的财产的时候，人民有时可以反抗呢？

## 第九章

### 《抒情歌谣集》序言：掀翻你的书桌（威廉·华兹华斯）

#### 《抒情歌谣集》序言

这些诗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同时在这些事件和情节上加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最重要的是从这些事件和情节中真实地而非虚浮地探索我们的天性的根本规律——主要是关于我们在心情振奋的时候如何把各个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这样就使这些事件和情节显得富有趣味。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同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因此能让我们更确切地对它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些基本情感萌芽的，并且由于田园工作的必要性，这些习俗更容易为人了解，更能持久；最后，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地美丽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我又采用这些人所使用的语言（实际上去掉了它的真正缺点，去掉了一切可能经常引起不快或反感的因素），因为这些人时时刻刻是与最好的外界东西相通的，而最好的语言本来就是从这些最好的外界东西得来的；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处于那样的地位，他们的交际范围狭小而又没有变化，很少受到社会上虚荣心的影响，他们表达情感和思想都很单纯而不矫揉造作。因此，这样的语言从历次的经验和正常的情感产生出来，比起一般诗人通常用来代替它的语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学意味的。一般诗人认为自己愈是远离人们的同情，沉溺于武断和任性的表现方法，以满足自己所制造的反复无常的趣味和欲望，就愈能给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带来光荣……

关于这些诗的题材和目的，我已说了这么多，现在我请求读者让我告诉他一些有关这些诗的风格的情形，免得他格外责备我不曾作我决不想作的事情。读者会看出，这本集子里很少把抽象观念比拟作人，这种用以增高风格而使之高于散文的拟人法，我完全加以摒弃。我的目的是摹仿，并且在可能范围内，采用人们常用的语言；拟人法的确不是这种语言的自然地或常有的部分。拟人法事实上只

是偶尔由于热情的激发而产生的辞藻，我曾经把它当作这样的辞藻来使用；但是我反对把它当作某种风格的人为的手法，或者把它当作韵文作家按照某种特权所享有的一种自己的语言。我希望读者得到有血有肉的作品作为伴侣，使他相信我这样做，会使他感到兴趣。别的人走着不同的途径，也同样会使读者感到兴趣；我决不干涉他们的主张，但是我希望提出我自己的主张。在这本集子里，也很少看见通常所称为的诗的词汇；我费了很多力气避免这种词汇，正如普通作者费很多力气去制造这种词汇；我所以要这样做，理由已经在上面讲过了，因为我想使我的语言接近人们的语言，并且我要表达的愉快又与许多人认为是诗的正当目的的那种愉快十分不同。既然不能份外地仔细，我就无法让读者对于我所要创造的风格有着更确切的了解，我只能告诉他我时常都是全神贯注地考察我的题材；所以，我希望这些诗里没有虚假的描写，而且我表现种种思想时所使用的语言，都分别适合于每一思想的重要性……

诗人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诗人是什么呢？他是向谁讲话呢？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语言呢？——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他是一个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质，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他喜欢自己的热情和意志，内在的活力使他比别人快乐得多；他高兴观察宇宙现象中的相似的热情和意志，并且习惯于在没有找到它们的地方自己去创造。除了这些特点以外，他还有一种气质，比别人更容易被不在眼前的事物所感动，仿佛这些事物都在他的面前似的；他有一种能力，能从自己心中唤起热情，这种热情与现实事件所激起的很不一样，但是（特别是在令人高兴和愉快的一般同情心范围内），比起别人只由于心灵活动而感到的热情，则更象现实事件所激起的热情。他由于经常这样实践，就获得一种能力，能更敏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那样的一些思想和感情，它们的发生并非由于直接的外在刺激，而是出于他的选择，或者是他的心灵的构造……

我曾经说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一篇成功的诗作一般从这种情形开始，而且在相似的情形下向前展开；然而不管是什么一种情绪，不管这种情绪达到什么程度，它既然从各种原因产生，总带有各种的愉快；所以我们不管描写什么情绪，只要我们自愿地描写，我们的心灵总是在一种享受的状态中。

### 掀翻你的书桌

起来，快起来，我的朋友，甩开你的书本  
不然你死定会眼昏，背驮  
起来，快起来，我的朋友，舒展你的眉宇表情  
为何要自讨这般劳苦和枯燥烦恼

山巅的太阳  
亮闪闪的，光彩丰润  
在无垠的绿色田野上  
已经铺展他第一屡甜美金色霞光

书本！那是无聊而且无尽的烦恼  
来吧，去倾听那林中的红雀唱歌  
他的音乐多么美妙！为我的生活

从中我能听到更多的智慧

听啊！那画眉鸟儿唱得多么欢快！  
他，也，不是差劲的说教客：  
来到万物的真实光彩中，  
让自然作你的老师。

她已准备好了丰富充盈的世界  
来启发降恩于我们的心智  
健康地呼吸采撷自发的智慧  
兴致勃勃把真理探索

春日林中树木的搏动  
会更多地教导你如何作一个人  
道德罪恶和善良  
比任何世上的智者

自然带来的歌谣如此甜美  
我们那讨厌的所谓的知识  
已经把万物美好的本态歪曲——  
我们更是在分解中将他们谋杀。

够了，够了，那些科学和艺术  
合上那些贫瘠的书页  
来吧，带上一颗心  
愿意观察和吸收的心。

### 浮士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高拱顶的哥特式房间，狭窄、拥挤，浮士德不安地坐在书桌旁的圈椅里）  
浮士德：如今，唉！哲学、法学和医学，遗憾还有神学，我全已努力钻研，可到头来我仍是个傻瓜，并未比当初聪明半点儿！枉称硕士甚至博士，转眼快到十年，牵着学生们的鼻子左右东西原地打转——最后却发觉一片茫然。我因此真叫忧心如焚，虽然比所有蠢货，比博士、硕士、作家、牧师都要聪明；虽然我没疑虑、内疚的困扰，地狱啊，魔鬼啊我全不担心然而欢乐也被完全剥夺，不敢自诩有任何真知，不敢将民众教育指引，或以青年的导师自居。我既无产业也无金钱，也没有荣耀没有盛名；这么活下去啊连狗也不肯！所以我才潜心魔法，尝试假神魔的力量和口舌，把一个个的奥秘探明；希望不用再流着臭汗，去强不知以为知地胡扯；还希望我能够发现世界核心的凝聚力，看清所有动力和种子，不再咬文嚼字胡扯淡。

朗朗的月光啊，但愿今夜你最后一次看见我的烦恼！多少回了，我通宵难眠，在书案旁迎接你的来到：于是忧郁的朋友你来将我的典籍和书签照耀。唉！真想披着你的银光，漫步在高高的山顶上，随精灵们绕着山洞飞旋；在洒满你幽辉的草地徜徉，扫净知识的雾障，沐浴你的清露，还我身心康健！

唉！难道我仍要困守牢狱？这该死的墙洞幽暗霉烂，透过它有色玻璃的阻隔，

连日光月华也黯然惨然！一直到高高的拱顶底下，尘封虫蠹的书本堆积如山，四周围着烟火熏黄的纸罩，人陷入其中转身也艰难；周围散放着试管烧杯玻璃瓶，还塞满形形色色的仪器，它们全是老祖宗的遗产——这就是你的世界！这也能算世界！

谁想你竟然问，为什么你的心在胸中闷得可怕？为什么一种难言的痛楚会把你所有的生机扼杀？上帝创造生气勃勃的自然，原本为让人类生存其间；你却将它远离，来亲近烟雾、腐臭和死尸骨架。

走！快！快逃向广阔天地！这部神秘的著作，它出自诺查丹玛斯的手笔，难道它还不足以引导你？一旦你得到自然的指点，就会看清星辰的轨迹，顿时获得心灵的力量，把神灵间的对话洞悉。要想将这些个灵符弄懂，在此苦思全是枉费心机。身边漂浮的神灵啊，你们听到了就请回答我的问题！（翻开大书，看见大宇宙的符记）哈！才这么看上它一眼，我便突然觉得心旷神怡！年轻而神圣的生命的幸福感忽然沸腾激荡在我的血脉里。写下这灵符的莫非是位神灵？它平息了我胸怀中的躁动，使我可怜的心里充满欣喜，让我怀着神秘莫测的激情，去揭示周遭自然力的奥秘。我也是神吗？如此心明眼亮！符记的线条看得清清楚楚，突然悟出了造化的玄机。这下我才真懂了先哲之言：“神灵的世界本未关闭，只是你闭目塞听，心已死去！弟子啊，快振作，别懈怠，用红色朝霞将胸中尘埃荡涤！”宇宙万物交织成一个整体，相互依存，才富有活力！宇宙之力在不断消长，把黄金的吊桶相互传递！鼓动着散发福馨的灵翅，从天而降，渗透大地，有和谐的天籁响彻寰宇。

何等壮观啊！唉，也只壮观而已！无尽的自然啊，我从何处把握你？丰乳——众生之源，天地之根，我枯萎的心胸对你们无限渴慕，可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涌溢、滋养，却把焦渴的我抛弃？

## 第十章

### 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费里德里希·恩格斯）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

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

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出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 18 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老古玩店（查尔斯·狄更斯）

离家以后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旅途，可是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渴望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渴望见到开阔的田野。从来没有过，即使在离开故居时那个值得纪念的早上，他们当时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陌生的世界，把自己熟悉而又喜爱的东西，那些无知、无觉、无言的东西统统丢弃，那时虽然也对森林、山坡、田野的清新幽静有所渴望，但是那种心情怎么也没有现在这样强烈。在工业大城市里，声音嘈杂，污秽不堪，烟雾弥漫，到处是饥饿和苦难，一片凄凉的景象。置身在那种氛围里，人们变得麻木起来，连希望也看不到，要想逃避根本就不可能了。

“两天两夜！”女孩子思付着，“他说过，在这种情景里我们得花费那么多时间。啊，我们要是活着到乡间，要是离开这种令人恐惧的地方，即使倒了下来死掉，这也是上帝的大恩大德，我对上帝也是感激不尽的呀！”

女孩子心里在这么思付，带着模模糊糊的设想，要到达遥远的地方，到达有山山水水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人都很贫苦而又朴实，他们可以帮着庄户人家干点儿贱活糊口，从而摆脱已经逃出的恐惧。她只有那位贫苦的工人给她的那点财产，除此以外便一无所有。她之所以还能坚持最后的行程，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就因为她内心里还洋溢着一股勇气，使她意识到她所做的完全正当，完全是真理。

“亲爱的，我们今天走路要很慢了，”他们艰难地穿过大街时，女孩子说，“我的脚又酸又肿，昨天淋了雨，四肢都很不自在。我看那工人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当时看着我们，还问我们走多远才能上大路。”

“他还对我们说过，那条路荒凉得很，”外祖父挺可怜地回答说，“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我们能不能丢掉这条路，走另外一条路，行不行呢？”

“这条路走过以后，”女孩子态度很坚决，说道，“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到了那儿平平安安地生活，不会受到诱惑干什么伤害人的事。我们走的路要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心里害怕因而想到许多困难，但是，即使困难再大一百倍我们也不能改变道路。真不能改变，亲爱的，你说是不是？”

“是啊，”老人回答说，那声音和他的态度一样，都显得摇摆不定，“不能改变道路。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我准备好了，耐儿，完全准备好了。”

女孩子这时走路已经很吃力，其困难之大比她自己和老人预料的还要严重。她身上的骨节疼痛，这不是一般的毛病，每挪动一步就增加一分痛苦。尽管如此，她丝毫没有抱怨情绪，也没有流露任何痛苦的表情。两位旅行家虽然行程很慢，但总是在向前迈进。等到他们一走出了城，就觉得他们已经走在大路上了。

漫长的城郊路上都是一排排红砖房子，有的房子还附有花园。可是煤灰和工厂的浓烟使得花园染成了黑色，绿叶枯萎，花儿难看。蔬菜在吃力地挣扎，像是生了病，火炉火灶的热浪滚滚而来，它们都耷拉着脑袋，那样子似乎比在城市里面还要狼狈，还要一筹莫展。漫长的城郊，稀稀拉拉，平淡而无生气。他们走过城郊，逐步走到死气沉沉的地带：不见绿叶，连报春花也见不到，绿色的东西绝无仅有，只见到黑土道上的腐黑的池塘在有气无力地散着热气。

在这忧郁的地方，他们向那儿的幽暗处越陷越深。他们在精神上渐渐滋长着令人窒闷的压抑情绪，心头蒙上了灰暗的阴影。远方烟雾缭绕，极目一看，只见烟囱高耸，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形象单调而丑恶不堪，这种东西正是压抑的睡梦中的恐怖之物。它们喷出的浓烟像瘟疫一样，遮天蔽日，连凄凉的空气也变得污浊不堪。路边的灰丘上陈放着奇奇怪怪的机器，覆盖着几片粗木板或是屋顶上的破烂东西，样子就像动物在受苦受难，翻身滚动不停，只听到铁链叮当作

响，不停地旋转，发出尖叫声，仿佛经受着难以容忍的痛苦，连大地也饱受其苦而在抖动。残房破屋比比皆是，摇摇欲坠，靠着那些早就坍塌的颓垣断墙擎了起来。这些房子既无房顶，又没有窗户，里面阴暗而又凄凉，可是竟然还居住着人群。男女老幼，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他们有的在养护机器；有的照应视若神明的炉火；有的沿街乞讨；有的半裸着身子，在那无门的房子里怒眉瞪眼。接着，更多的猛兽出现了，一个个怒气横生，暴戾恣睢。他们东转西转不停，大喊大叫。可是，那些砖塔四处林立，入目皆然，依旧无休无止地喷出乌烟，无论是有生之物还是无生之物都一概受到摧残，连白昼的面孔也受到遮蔽。上下左右都笼罩着浓密的乌云，一片恐怖。

可是这种地方的夜晚多么可怕啊！——夜晚降临时，浓烟变成了火光，火焰在条条烟囱里喷涌而出；白天里有些地方整天是黑洞洞的窟窿，这时也泛着火红的光芒；那些人影在火红的洞口不停地走动，还以沙哑的声音彼此呼叫——夜晚降临时，那些奇奇怪怪的机器声响也因夜晚降临而更为剧烈；待在机器旁边的人们更加野蛮而粗暴；失业的人们成群结队，在大街上示威游行，或者擎着火把，把头目包围起来，而头头们则声色俱厉，指责他们的错误行为，还以令人生畏的叫喊与威胁制止他们；还有些男人发了狂，持着凶器与火把，他们的女人一面流泪一面祈祷，想劝阻他们都无济于事，他们到处横冲直撞，干着实际上害己而无害于人的可怕的破坏行为——夜晚降临时，装着简陋的棺材的车子（病魔和死亡正处于丰收的时候，忙着夺取生命）在行驶，叮当有声；孤儿啼哭，女人失魂落魄，在后面声嘶力竭地叫喊——夜晚降临时，有人呼叫要面包，有人要借酒浇愁；有的泪水横流，有的脚步东倒西歪，还有的圆睁着充血的眼睛，思虑重重地转回家门——夜晚降临时，那并非天国降临给人间的夜晚，没有和平，没有恬静，更谈不上使人有幸福睡眠的迹象——这样令人恐惧的夜晚，谁人肯向漂泊的女孩子诉说呢？

然而她安睡了，就那么毫无牵挂地躺在天地之间。她没有什么可怕的，她把可怕超越了，为可怜的老人祈祷过后就躺下了。她很困乏，四肢无力，心里平静，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也想不到自己还有什么需求，只是向上帝祈祷给像她这样的人送个朋友。对于他们所经过的道路，她尽量回顾一番；对于昨天晚上他们过夜的烧火的地方，她也朝那儿看看。那位可怜的工人，他们的朋友，她竟然连他的姓名都忘了问一声。现在祈祷时想到了他，要是不看一眼他所工作的地方似乎太忘恩负义了。

这一天，他们只吃了一个便士的面包，的确吃得很少，可是她心中滋生了奇怪的宁静，甚至不觉得饥饿。她躺了下来，动作很微弱，面带平静的微笑，沉沉入睡了。那神态不像是在睡觉，但是肯定是在睡觉，要不然那个小学生怎么会整夜出现在她愉快的梦中呢？

到了第二天早晨，她更加虚弱，更加乏力，连听觉和视觉的能力都在下降，然而她毫无抱怨情绪，即使身边没有老人诱使她默默旅行，她可能也不会有一句怨言。那个凄凉的地方，她以为没有指望摆脱，恍恍惚惚地知道自己生了重病，可能会死，但是她没有一点畏惧和忧虑。剩下的最后一个便士买了另一块面包，她才知道自己厌食，这可怜的一顿饭她一口也咽不下去。她看到外祖父吃得又甜又香，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沿途的景色还是和昨天一样，没有变化，没有任何改观。空气还是那么混浊，令人难以呼吸；大地还是那么阴森，看不到希望的远景，只有一成不变的凄凄惨惨。各种景物越来越模糊，声音也越来越沉静，道路更加蜿蜒曲折，坑坑洼洼。

有时候她跌倒了，有时候在苦苦挣扎防止跌倒的时候，仿佛又清醒起来。可怜的孩子啊！她那么东倒西歪，就因为那一双脚。

接近下午的时候，外祖父叫苦连天，说饿得难以忍受。她走到路边，在一户破屋面前敲敲门。

“你敲这儿的门想要干什么呢？”一个面容憔悴的人开了门，问道。

“可怜可怜吧，讨一点儿面包。”

“那儿你看到了吗？”那人指着地上的一个包裹，声音嘶哑地问道，“那包着的是死孩子。三个月前，我和另外五百个人失去了工作。这是我第三个孩子死了，也是最后一个。你想想我哪儿能怜悯别人，哪有多余的面包呢？”

女孩子赶忙缩回了身子，门随即就关了。出于迫不得已，她又敲了隔壁一家门。她一敲门，门就开了。

看样子像是两个穷人的家庭合住在这间棚子里。里面两个女人，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分别占着棚子的两边。一位绅士站在屋中间，他身穿黑衣，表情严肃，似乎刚刚进屋，还牵着一个男孩。

“女人家，带来了，”他说，“这就是你那个聋哑儿子。我把他交还给你，你得谢我呢。今天早上人家告他行窃，交给了我。说实在的，要是别的孩子，事情就麻烦了。可是我对残疾人很同情，以为他可能不会学好了，就设法把他交还给你。往后你对他可得要更加当心。”

“还有我的儿子呢，不还给我吗？”另一位女人赶忙站起来，当面询问他，“先生，我的孩子呢，难道你就不交还给我？他犯的罪相同，可是却判罚流放！”

“女人家，你的儿子难道也是聋哑人吗？”那位绅士态度很严肃地问道。

“先生，怎么不是？”

“你清楚，他不是。”

“他是，”那女人叫嚷着，“他是聋子，是哑巴，从吃奶的时候就分不清好坏。她的儿子学不了好，我儿子怎么就学好了呢？到哪儿学？谁教他学好？什么地方教他学好呢？”

“别吵吵闹闹的，女人家，”那位绅士说道，“你的孩子每一样官能都有嘛。”

“他是有，”母亲叫着，“就因为样样官能都有，他才更容易走上邪道。这个孩子分不清好歹，你能救他，我的儿子从来也没有人教他识别好歹，你为什么不救救他呢？她的儿子又聋又哑，那是上帝的安排，你们这些绅士大人有权处罚他，正如有权处罚我的儿子一样，而我的儿子是你们让他又聋又哑的呀。女孩子、男孩子有多少——啊，女人和男人又有多少啊？他们一个个都被带到你们那儿，你们毫无同情心，他们是思想上又聋又哑，处于那样的情况迷了路，并且受到身心两方面的处罚，而你们这些大人之间还相互争吵什么学这样学那样。——做人要有正义感，先生，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吧。”

“你太癫狂了，”绅士边说边取出了鼻烟壶，“这种样子，我真为你感到不好意思。”

“我的确是癫狂，”那女人回嘴说，“这是你逼出来的。快把我儿子交还给我，好让他为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工作。先生，做人要公正，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既然对这个孩子大慈大悲，我的儿子也还给我吧！”

女孩子对这儿的情况耳闻目睹以后，完全明白在这里乞求施舍是找错了地方。她把老人悄悄从门口带走，继续赶路。

### 国富论（亚当·斯密）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所以，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作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这样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投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它所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 论自由（约翰·密尔）

本文的目的是要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

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人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或者不去做一件事，说因为这对他比较好，因为这会使他比较愉快，因为这在别人的意见认为是聪明的或者甚至是正当的；这样不能算是正当。所有这些理由，若是为了向他规劝，或是为了和他辩理，或是为了对他说服，以至是为了向他恳求，那都是好的；但只是不能借以对他实行强迫，或者说，如果他相反而行的话便要使他遭受什么灾祸。要使强迫成为正当，必须是所要对他加以吓阻的那宗行为将会对他人产生祸害。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这样说来，这就是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这个领域包括着，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要求着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着在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考的、是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说到发表和刊发意见的自由，因为它属于个人涉及他人那部分行为，看来像是归在另一原则之下；但是由于它和思想自由本身几乎同样重要，所依据的理由又大部分相同，所以在实践上是和思想自由分不开的。第二，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这种自由，只要我们所做所为并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背谬、或错误的。第三，随着各个人的这种自由而来的，在同样的限度之内，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

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整个说来在那里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在那里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没有规限的，那就不算完全自由。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每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适当监护者，不论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人类若彼此容忍各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比强迫每人都照其余的人们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多的……

……这样说来，且让我们假定政府是与人民完全合一的，除非在它想来是符合于人民心声时从来就不想使出什么压制的权力。但是我所拒绝承认的却正是人民运用这种压力的权利，不论是由他们自己来运用或者是由他们的政府来运用。这个权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坏政府较有资格来运用它。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如果一个意见是除对所有者本人而外便别无价值的个人所有物，如果在对它的享用上有所阻碍仅仅是一种对私人的损害，那么若问这损害所及是少数还是多

数，就还有些区别。但是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 论自由主义立法与契约自由（托马斯·希尔·格林）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正确理解的自由是幸福的最大化，而获得这样一种自由是我们作为公民的全部努力的真正目的。但是，当我们这样谈论自由的时候，我们应当仔细考虑我们使用它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用自由的增长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时，我们大体上是依据那些有助于社会利益（social good）之力量的日益增长和使用来衡量的，我们相信这种利益有利于整个社会成员；简言之，我们依据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的自我实现（make the most and best of themselves）的更大能力。……如果真正自由的理想是人类社会全体成员力量的最大化，即最大限度的自我发展，那么这样做就是正当的，即拒绝把自由的荣耀归于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少数人的明显提升建立在多数人的贬损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我已经给作为社会努力之目标的自由做出了一种真正的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契约自由，即一个人以各种方式去做自己想做之事的自由，只有作为实现一种目的的工具才是有价值的。那个目的就是我所说的积极意义上的自由；换言之，就是所有人一齐增进一种公共利益（a common good）之力量的释放。没有人拥有以同这一目的相背离的方式去做他自己想做之事的权利。正是通过社会给予他的保证，他才拥有了全部的财产，或者严格地说，才对他的所有物具有了权利。这种保证是建立在对公共利益的意识之上的。只要一方的自由不干涉另一方同样的自由，确保每一个人自由运用、享受和处置他的所有物就是有利于每个人的利益的。因为，这样的自由才会有助于所有人才能的平等发展，而这种发展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高的善。这也是财产权真正的和唯一的理由。然而，财产权一直并且仍然被认为是不能这样来辩护的。现在我们都同意，人不能正当地成为人的财产。由于财产制度只有作为自由发挥所有人的社会能力的工具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所以，对于那种把另一阶级排除在这种共同自由发挥之外的财产就没有真正的权利。我们没少谴责那种出自被奴役者自愿同意的奴隶制度。任何人为了某种考虑而同意成为他人奴隶的那种契约，我们都应看作是无效的契约。于是，这里就存在对契约自由的一种限制，而这种限制我们都承认是正当的。当把人作为物品来买卖时，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这样的契约都是无效的，因为这样的契约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社会实施契约的最高目的。

是否存在其它或许不那么明显但确实存在的契约会招致同样的反对呢？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影响劳动的各种契约。劳动，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是一种同其它商品一样可以用于交换的商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实的，但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附着于人格之上的商品。因此，需要对这种商品的出售施加某些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不必要的限制，以便防止劳动在这样的条件下被出卖：这些条件使这个人不可能成为任何形式之社会利益的一个自由贡献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个人订立契约要在严重危害健康的条件下工作，比如说，在一个不通风的工厂里工作。对个人健康的每一种伤害，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一种公共伤害。这是对普遍自由的一种障碍，它极大地削弱了我们作为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能

力。因此，当社会限制出卖劳动的契约自由时，这显然属于它的权利，只要这种限制依据的是我们关于工厂、车间和矿井卫生管制的法律。禁止女工和童工的超时劳动，同样属于它的权利。如果他们的工作超过了那些时间，有证据表明，结果是身体健康的恶化；同样可以证明，与其相伴随的是社会道德力量的弱化。为了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自我实现的这种普遍自由——这正是公民社会的目标，法律应当设置一种禁令，它是社会深思熟虑的声音，即禁止所有通常会产生这种后果的服务性契约。根据同样的原则，购买或出租有害健康的住宅应该恰当地禁止。它在义务教育上的应用可能没有这么明显，但它多少会有一些反映。没有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艺和知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就会全然像肢体残缺或体格破损的残障者一样。他不能自由地发展他的才能。从保障社会成员的这种自由的观点来看，就像要求公众健康所必需的建设和排水设施是其本分一样，防止儿童在那种事实上会把他们排除在生活中一项自由职业之外的愚昧中成长，也当然是国家的分内之事。

因此，我们关于劳动、教育和健康的现代立法确实涉及对契约自由的多方面干预。这一点基于下述理由被证明是正当的，即它是国家的职责。从道德善(moral goodness)的本质来说，虽然它事实上不能直接增进道德善，因为它做不到：但它却维持了这样一些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人类才能的自由发挥是不可能的。确实不能得出结论说，国家做一切被证明是正当的事都是明智的。现今，我们经常被警告说要防止“过度立法”(over-legislation)的危害；或者就像我在现任内务大臣在其政治老成时期的一次讲话中听到的所谓“祖母式政府”(grandmotherly government)。这种警告可能有很好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相当清楚我们这样说意味着什么。反对国家干预的喧嚣通常来自于这样一些人，他们真正反对的并不是国家干预，而是中央集权，是中央行政权力对地方权威的不断侵犯。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一些选举的市政委员会自行其事所造成的强制，和来自伦敦的一个政府机关所实施的国家强制是一样多的。无疑，通过独立的地方行政机构来执行一般的法律，许多不必要的摩擦就会被避免，在弹性和适应环境方面也会获益颇多；同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赞同如下这一点：近来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趋势，即伦敦“各部门”僵硬而死板的规则践踏了地方政府的自行处理权。但是，中央集权是一回事；过度立法或者说不适当地运用国家权力，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近来中央政府是否过度侵犯了地方政府，这是一个问题；国家的法律——不管是由中央政府还是由地方当局实施的——是否不适当地干涉了个人的决定权，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极为强烈地反对扩大中央集权；然而，同时仍然希望，对那些属于社会公害的个人自由，法律应当施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限制。但是，有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中央集权，而且还反对法律的扩展活动。他们认为应该留给个人比现在更大的空间。他们问道：我们的人民难道不是曾经被信赖早晚会使自己学会避开不健康的住宅，拒绝危险的和有辱人格的工作，让他们的孩子们接受必要的教育以使他们能在这个世界上谋生吗？即使不是出于更多的男子汉气概，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舒适，他们难道不会阻止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过度劳累吗？或者，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妇女们难道不会像男子一样学着去保护自己吗？简言之，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种立法想要实现的所有规则，难道不是已经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也实现了吗？也许不会那么立竿见影，但是也不会对人们的独立和自立造成如此危险的损害。

现在，我们可能都会同意，一个通过个人的自发行动使公众健康适当得到保护、必需的教育得到适当供给的社会，处于一种比靠法律的强制才能保障这些目

标的社会更高的状态。但是，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现实看到的人来看待他们。直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实现之前，尽可能为年轻公民的成长提供其真正自由所必需之健康和知识的最好保障，仍然是国家的职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完全不需要干涉这些人的独立和自立，它要求他们在其他方面做他们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一个具有正常情感的男子，把他的妻子从过度劳累中解救出来，把他的孩子们送去上学，如果他不为自己这样做，法律就会要求他这样做，他并不会因为这种法律而产生道德堕落。这样的人一点也不会感到法律是一种约束。对他而言，它只是一个真诚而有力的朋友。它给予他安全，因为这些事情是以最好的愿望有效地做到的，而如果留给他自己去做的的话，他可能会在有效地做成这些事上遇到很多麻烦。毫无疑问，这给他减轻了一些责任，要不然作为一家之长，这些责任都会落到他的头上。但如果他是我们设想的那种人，那么，当他在某一个方面减轻责任的同时，他会相应地在另一个方面承担责任。国家给他提供的安全住宅和家庭成员享受充分教育的保障，只会使他更多地关注他们其他方面的福利，这些福利是留给他自己来操心的。因而，我们不必担心这样的立法会对这些人产生不良影响。如果没有这种法律，他们可能已经做了法律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尽管可能效率较低。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考虑的法律尤其想要应对的情形。它打算增进的是那些过度劳累的妇女、居住环境糟糕和缺乏教育的家庭的利益。并且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这些法律，这些苦难的阶层是迅速地还是缓慢地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摆脱出来。在一个不受限制的契约自由体系中发挥作用的个人的开明利己心或者慈善心，能够把他们带入一个与人类才能的自由发展相适应的状态吗？没有一个关注事实的人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产生任何怀疑。放任自流，或者靠偶然的慈善活动，一个堕落的人群会永远存在并且不断扩大。读一读任何一份呈送给王室或议会委员会的关于劳动者状况的权威报告，尤其是关于妇女和儿童状况的报告，就会发现他们在我们大企业中的状况就像在法律第一次涉及他们之前以及契约自由第一次受到干预之前一样。请扪心自问，生长在这种条件下的一代人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让他们通过订立契约摆脱这种状况呢？……如果劳动是在不适合劳动者的健康或体面居住或教育的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将会有许多人在这样的条件下购买它…要么劳动者的福利标准能够阻止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出卖他们的劳动，要么法律必须阻止它。由于像我们这样的人口四十年前就是如此，而且到今天仍旧大体如此，因此，在劳动出卖者能够自己阻止廉价出卖劳动以前，法律必须阻止它，并且要持续几代人。

## 第十二章

### **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查尔斯·达尔文）**

#### **物种起源**

由于这种斗争，不管怎样轻微的…变异，只要在一个物种的一些个体同其他生物的、以及同生活的物理条件的无限复杂关系中多少有利于它们，这些变异就会使这样的个体保存下来，并且一般会遗传给后代。后代也因此而有了较好的生存机会，因为任何物种按时产生的许多个体，其中只有少数能够生存。我把每一个有用的微小变异被保存下来的这一原理称为“自然选择”，以表明它和人工选择的关系。但是，斯潘塞先生所常用的措词“最适者生存”，更为确切，并且有

时也同样方便。……

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生存斗争，各种生物在其自然的一生中都会产生若干卵或种籽，在它的生命的某一时期，某一季节，或者某一年，它们一定要遭到毁灭，否则按照几何比率增加的原理，它的数目就会很快地变得非常之多，以致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因此，由于产生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在各种情况下一定要发生生存斗争，或者同种的这一个体同另一个体斗争，或者同异种的个体斗争，或者同物理的生活条件斗争。这是马尔萨斯的学说以数倍的力量应用于整个的动物界和植物界；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既不能人为地增加食物，也不能谨慎地限制交配。虽然某些物种，现在可以多少迅速地增加数目，但是所有的物种并不能这样，因为世界不能容纳它们。

各种生物都自然地以如此高速率增加着，以致它们如果不被毁灭，则一对生物的后代很快就会充满这个地球，这是一条没有例外的规律。即使生殖慢的人类，也能在二十五年间增加一倍，照这速率计算，不到一千年，他们的后代简直就没有立脚余地了。林纳（Linnaeus）曾计算过，如果一株一年生的植物只生二粒种籽，它们的幼株翌年也只生二粒种籽，这样下去，二十年后就会有一百万株这种植物了；然而实际上并没有生殖力这样低的植物。像在一切既知的动物中被看作是生殖最慢的动物，我曾尽力去计算它在自然增加方面最小的可能速率；可以最稳定地假定，它在三十岁开始生育，一直生育到九十岁，在这一时期中共生六只小象，并且它能活到一百岁；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在 740-750 年以后，就应该有近一千九百万只象生存着，并且它们都是从第一对象传下来的。……

……（必须记住产生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为多），那么较其他个体更为优越（即使程度是轻微的）的个体具有最好的机会以生存和繁育后代，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任何有害的变异，即使程度极轻微，也会严重地遭到毁灭。我把这种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灭，叫作“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

自然选择的作用全在于保存在某些方面有利的变异，随之引起它们的存续，由于一切生物都按照几何比率高速度地增加，所以每一地区都已充满了生物；于是，有利的类型在数目上增加了，所以使得较不利的类型常常在数目上减少而变得稀少了。……

根据这些论点，我想，必然会有如下的结果：新物种在时间的推移中通过自然选择被形成了，其他物种就会越来越稀少，而终至绝灭，那些同正在进行变异和改进中的类型斗争最激烈的，当然牺牲最大。我们在《生存斗争》一章里已经看到，密切近似的类型，——即同种的一些变种，以及同属或近属的一些物种，——由于具有近乎相同的构造、体质、习性，一般彼此进行斗争也最剧烈；结果，每一新变种或新种在形成的过程中，一般对于和它最接近的那些近亲的压迫也最强烈，并且还有消灭它们的倾向。我们在家养生物里，通过人类对于改良类型的选择，也可看到同样的消灭过程。

### 人类的由来

本书所已达成的主要结论，也是许多有着足够的专长来作出健全判断的自然学者如今也都主张的结论，是：人是从某一种在组织上不那么高度的形态传下来的。衬托着这个结论的一些基础是永远不会动摇的，因为人和低等的动物相比，在胚胎的发育上，既有着密切的相似性，而在结构和素质上，又有着无数的相似之点，其中有高度重要的，也有微不足道的，例如人体上所保留的种种遗留而发

育不全的器官，以及间或发生的一些变态的返祖遗传的现象——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早就知道了的，但直到最近以前，它们对于人的起源，丝毫未能有所说明。现在，我们用了我们所已有的全部有机世界的知识所给我们的眼光，再来看看它们，它们的意义就十分明确了。如果我们把这一宗一宗的事实和其它一些事实，诸如同一生物群中各个成员之间亲缘关系的远近、它们过去和现在在地理上的分布，以及它们在地质地层里出现的先后承接，结合起来而加以考虑，伟大的进化原则就一清二楚和坚定不移地屹立起来了。若说所有这一切事实说的都是假话，那是无法相信的。一个人只要不象野蛮人那样，不再满足于把自然界的种种现象看作各不相连，他也就不会再相信，人是造化中和其它创造不相联系的一度创举的产物。他也就不得不承认，随便举个例子罢，人的胚胎和狗的胚胎之间的密切相似这一事实，其中包括头颅、四肢的构造，以及整个的躯体骨架，不论用途如何，和其它哺乳动物都有着同样的格局，也包括各种不同的结构的间或重新出现，例如有若干根肌肉，对人来说，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的，而就四手类所有的物种来说，却是全都有的，此外还有大量可供类比的事实——全都再清楚没有地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人和其它哺乳动物是同属于一个共同祖先的不同支派的后裔。

我们已经看到，人，在他的身体的一切部门上面，和在他的心理能力上面，都不断呈现出个人的差别。这些差别或变异，和比较低等的动物的变异，似乎都是由同样而普遍的一些原因所引起，而又遵循着同样的一些法则。人也罢，低于人的动物也罢，在它们中间通行着相类似的一些遗传法则。人在数量上的增长率倾向于比他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率为快，因此，他时常要受到一番严酷的生存竞争的折磨，而自然选择或自然淘汰就会在它威力所及的范围以内建成它所能达成的效果。自然选择进行工作，个体身上一些轻微而波者动不定的差别已经是足够的。……

人这样地兴起而攀登了生物阶梯的顶层，固然并不是由于他自己有意识的努力，但若他为此而感到几分自豪，也是可以理解而受到原谅的；这样地兴起，而不是一开始就现成地被安放在地面上这一事实会给他希望：他还可以提高，提向遥远未来中的一个更大的幸运。但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不是希望与恐惧之类，而只是真理，我们的理性能容许我们发见多少，我们就关心多少，而我也尽力地加以证明了。不过我以为我们总得承认，人，尽管有他的一切华贵的品质，有他高度的同情心，能怜悯到最为下贱的人，有他的慈爱，惠泽所及，不仅是其它的人，而且是最卑微的有生之物，有他的上帝一般的智慧，能探索奥秘，而窥测到太阳系的运行和组织——有他这一切一切的崇高的本领，然而，在他的躯干上面仍然保留着他出身于寒微的永不磨灭的烙印。

### 社会静力学（赫伯特·斯宾塞）

……

在整个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严格的戒律在起作用，这条戒律有一点残酷，可它也许是很仁慈的。在一切低级动物中保持的普遍战争状态使许多高尚的人大惑不解；归根到底，它们却是环境所允许的最慈悲的规定。

……

一个手艺笨拙的工匠，如果他作了一切努力也无上进，他就要挨饿，这似乎是严酷的。一个劳动者因疾病失去与他较强的伙伴竞争的能力，就必须忍受由此而带来的贫困，这似乎是严酷的。听任寡妇孤儿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也似乎是严

酷的。可是如果不是单独地来看，而是把它们与人类普遍的利益联系起来考虑，这些严酷的命中注定的事情，却可以看作充满利益的——正如使有病父母的子女早进坟墓，及挑选放纵或衰弱的人做瘟疫的牺牲者一样。

## 第十三章

### 权力意志：反基督（弗里德里希·尼采）

#### 权力意志

.....

〈752〉

民主政体，则体现了对一切伟人和精英的怀疑。因为它代表“人人平等”。“质而言之，我们大家都是自私的畜生和庸众。”

〈854〉

这个具有普遍选举权的时代，即任何人都有权批评任何人、任何事的时代，我认为当务之急乃是重建等级制。

〈855〉

确定等级，强调等级，这指的仅仅是权力的数量，否则就什么也不是。

〈858〉

与你身份相称的权力的份额，决定着等级的高下；剩下的都是孬种。

〈862〉

需要有一种学说，它要坚强有力，足以达到驯化的目的。即强化强者，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

铲除衰退的种族。欧洲的衰落——取消被奴隶污染了的价值。——统治全球，作为创造更高级人类的手段。——消灭称之为“道德”的伪善（在这方面，基督教乃是真正的歇斯底里：奥古斯丁，班扬）——取消普遍选举权：即取消最低级天性借以为高级天性立法的体系。——消灭平庸及其影响。（片面的人，个人——各国人民；通过对立物的匹配，才能使天性充盈。为此，种族要混合。）新的勇气——不是先验的真理（这种真理专找信仰成瘾的人！），而是自由地从属于一种行时的统治思想，譬如，把时间当作空间的特性等等。

〈870〉

一切弊病的根源：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些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因此，统治的天性被斥之为：（1）伪善；（2）昧良心——创造性的天性自认为冒犯了上帝，惶惶然不可终日，被永恒的价值紧箍着……

总而言之：最美好的东西被褻渎了，因为弱者，或称放肆的猪猡，给它们投上了一层阴影——最优秀的人湮没无闻了——而且他们也经常误解自身。

〈874〉

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堕落，这是历史上一切大动乱的起因！假如没有罗马的帝王们，没有罗马社会，基督教绝不至于盛行。

当劣等人怀疑是否有较高级的人存在时，危险就大了！那时，人们会最终发现连那些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的人们都具有美德了，发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迄今为止登峰造极的荒唐！因为较高级的人最终会用奴隶主张的美德标准衡量自己——并引以为自豪等等，认为应该抛弃他们身上的一切较高

级的品质。

〈997〉

我教导说：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也许，某个人能为人的这种生存辩护千年——即一方是丰满的、充盈的、伟大的完人，另一方是无数不完整的、不健全的人。

〈998〉

最高级的人生活在统治者的彼岸，没有任何羁绊。因为，他们认为统治者乃是自己的工具。

〈999〉

等级制：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

## 反基督

译文暂缺

### 文明及其不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人们乐于否定的真理隐藏在所有这一切之后，那就是人类并不是温和的动物。温和的动物希望得到别人的爱，而且在受到攻击时最多只会尽力保卫自己。相反，在人这种生物的本能禀赋里，我们能发现强大的攻击性成分。结果，对他们而言，邻居不仅是潜在的帮助者或性对象，而且容易激发他们在他身上满足进攻性欲望，即没有报酬地剥削他的工作能力，未经同意就在性方面利用他、夺取他的财产、羞辱他、给他造成痛苦，折磨并杀害他。“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面对生活和历史的所有先例，谁还有勇气对这种论断表示异议呢？一般来说，这种攻击性的残忍就在于等待某种挑衅，或使自己为某些其他意图服务，这些意图的目的也可以通过温和的方法来实现。在条件有利于这种进攻性的时候，即当那些平常抑制它的心理力量停止活动时，这种攻击性也会自发表现出来，揭示出人类的兽性，而兽性的人不知道对同类表示关心。想一想种族迁徙或匈奴人的暴行，或成吉思汗和铁木耳统治下的蒙古人的暴行，或虔诚的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浩劫，甚至确切说还有最近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任何回想起这些事情的人都将不得不谦顺地接受这一观点的真理性。

在我们自己身上也能发现这种进攻性倾向的存在，我们还有理由认为别人身上也有，而这种倾向的存在就是干扰我们的邻里关系、迫使文明必须耗费很高能量的因素。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相互敌意，文明社会永远都受到分裂的威胁。共同的工作利益无法使他们结合到一起；本能的情感比理性的兴趣更强烈。为了限制人类的进攻性本能并用心理上的反作用结构（reaction—formation）来控制它们的表现，文明就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因此，出现了种种方法以便促使人们采取认同作用和接受目的受制约的爱关系；因此也出现了对性生活的限制，以及爱邻犹爱己的理想训诫——根据下述事实来判断，这个训诫是合理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和人类的这个原始天性背道而驰。虽然文明使尽浑身解数，它的种种努力迄今仍没有取得多少成果。文明要求有权对罪犯采用暴力，期望用这种方法来防止文明本身过多的最野蛮的暴力，但是法律却不能控制人类用更谨慎、更精巧的形式来体现人类的攻击性，现在到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放弃这种虚幻期望的时候了，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曾将这种期待寄托在我们的同伴身上，而现在我们应该懂得，他们的恶意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无数的艰难和痛苦。同时，指责

文明试图消除人类活动中的斗争和竞争，这样做是不公正的，毫无疑问，这些竞争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立并不一定是敌意；它可能只是被误用了，被用做产生敌意的机会。

……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我们就剥夺了人类对攻击性表示热爱的手段，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有力的手段，尽管这肯定不是最有力的手段；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改变被进攻性所误用的能力和影响之间的差异，我们也没有改变它本质中的任何东西。进攻性不是由财产创造的；在原始时代，财产还是极其贫乏的，而进攻性就已经几乎不受约束地处于统治地位了，在财产放弃它最初的肛门期形式之前，幼年期的攻击性就表现出来了；它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一切感情和爱的关系的基础（也许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母亲和她的儿子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抛弃个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权，在性关系的领域里仍然存在着特权。这就肯定会成为引起人们之间最强烈的反感和最粗暴的敌意的根源，尽管这些人在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允许性生活获得完全的自由，因此也废止了家庭这个文明社会的生殖细胞，从而清除了性生活方面的因素，那么，我们实际上也无法轻易地预测文明将沿着哪种新道路向前发展；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一件事的发生，那就是，人类本性中不可摧毁的特点将始终跟随着文明的发展。

显而易见，人类很难放弃这种对进攻性倾向的满足，如果没有这种满足，人们就会觉得不舒服。……

如果文明不仅强行要求人类在性爱方面做出这种巨大的牺牲，而且要求人类牺牲进攻性倾向，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人类如此难以在这种文明中感到幸福。……

因此，在以下的全部行文中，我采取了立场，即进攻性倾向是人类的一种原始的、自我存在的本能属性，而且我又回到以前的观点，即认为它形成了文明最大的障碍。在这个探讨过程的某一点上，我曾产生这样的观点，即文明是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特殊的过程，我现在仍然受这个观点的影响。我现在可以补充认为，文明是服务于爱欲的过程，爱欲的目的是陆续把人类个体、家庭、种族、民族和国家都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一个人类的统一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正是爱欲的工作，这些人群要通过力比多的方式被结合在一起。单靠必要性，即共同工作的好处，尚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但是人类天生的进攻性本能，即个体反对全体以及全体反对个体的敌意，都反对这个文明的计划。这种进攻性本能是死亡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而我们发现死亡本能是和爱欲共存的，死亡本能和爱欲一起享有对世界的统治权。现在，在我看来，文明进化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不再模糊不清。它必须展现爱欲和死亡之间、生存本能和破坏性本能之间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人类文明才得以实现，这种斗争是一切生命的基本内容，因此，文明的进化过程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人类为生存所做的斗争。……

在我看来，人类最重要的问题似乎在于，他们的文化发展是否可以，以及将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控制人类的进攻本能和自我破坏性本能对其社会生活造成的干扰，也许正是在这一方面，目前的时代才应该受到特别的注意。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至于借助于自然力量的力量，人类可以毫无困难地自相残杀，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目前很大一部分不安、不幸和焦虑的心态都是由此产生的，现在，人们要期待的是，第二种“天神力量”，即永恒的爱欲，将发挥力量与同样不朽的对手进行斗争，从中显示它自己的地位，但是，谁能预见胜败如何，结果如何呢？

### 超现实主义宣言（安德烈·布勒东）

我们依然生活在逻辑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当然，这就是我要谈的话题。但从目前来看，逻辑的方法只用于去解决次要的问题。绝对的理性主义依然没有过时，但只让人去考虑与我们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事情，相反，我们却忽略了逻辑的目的。经验本身也有其局限性，作这种补充说明根本没有必要。经验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困兽，要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是越来越难了。经验也要依赖即时效用，而且还要靠理性去保持。人们打着进步的借口，以文明为幌子，最终从那些被轻率地当作迷信及幻觉的东西里将思想清除掉，摒弃所有追寻真理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不符合习惯做法。表面看起来，知识界最近偶然间被曝了光，但我觉得被曝光的这部分正是知识界里的最重要的部分，但有人故意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还要感谢弗洛伊德（Freud）的发现。根据这一发现，持某种观点的流派最终显露出来，借助于这一流派，人类的探索者可以从事更深入的研究，在作研究时，他不必只考虑表象了。想象可能正在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我们的思想深度蕴藏着神奇的力量，这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增大表面的力量，或者说能够战胜表面的力量，那么我们就应当把这种力量先截留下来，若有必要，再让我们的理智去控制它。心理分析家们只要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就行了。但要注意到，对于这类研究来说，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手段，除非有新的创新问世，这类研究活动可以为诗人及学者提供动力，但它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那条或多或少脱离现实的道路。……

……我相信人们将来一定能把梦和现实这两种状态分解成某种绝对的现实，或某种超现实，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尽管这两种状态表面看起来是如此矛盾。我要朝着这目标努力，虽然确信自己难以成功，但我根本不在乎死亡的威胁，因此还是可以估量出一旦实现这一目标的那种喜悦心情。

有人说圣-波尔-鲁（Saint-Pol-Roux）过去在睡觉之前，让人每天在卡马雷乡间别墅的门上挂一个告示，上面写着：“诗人在工作”。

在这方面也许还有很多话要说，但说到这一步，我只想泛泛地讲讲这个话题，而这个话题本身恐怕需要长篇的论述，而且风格也会更严谨。我以后还会谈到这个话题。这一次，我的意图是要揭示憎恨神奇的危害性，揭示这种可笑心态的危害性，可有些人总带着这样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们想摒弃神奇。那咱们也没什么好商量的了，因为神奇总是很美，不论什么样的神奇都是美的，而且只有神奇才是最美的。……

我再次为这个词作出定义：

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们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或以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正作用。在排除所有美学或道德偏见之后，人们在不受理智控制时，则受思想的支配。

百科词典，哲学。超现实主义建立在相信现实，相信梦幻全能，相信思想客观活动的基础之上，虽然它忽略了现实中的某些联想形式。超现实主义的目标就是最终摧毁其他一切超心理的机制，并取而代之，去解决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 尤利西斯（詹姆斯·乔伊斯）

几点过一刻啦，可真不是个时候，我猜想在中国，人们这会儿准正在起来梳辫子哪，好开始当天的生活，喔，修女们快要敲晨祷钟啦没有人会进去吵醒她们：除非有个把修士去做夜课啦，要么就是隔壁人家的闹钟，就像鸡叫似的咔嗒咔嗒地响都快把自个儿的脑子震出来啦，看看能不能打个盹儿，一二三四五，他们设计的这些算是啥花儿啊，就像星星一样隆巴德街的墙纸可好看多啦，他给我的那条围裙上的花样儿就有点儿像，不过我只用过两回，最好把这灯弄低一些，再试着睡一下，好能早点儿起床，我要到兰贝斯去，它就在芬勒特旁边，叫他们送些花儿来，好把屋子点缀点缀，万一明天，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他把他带回家来呢不，不，星期五可是个不吉利的日子，头一桩，我先得把这屋子拾掇拾掇，我寻思灰尘准是在我睡觉的当儿，不知咋地就长出来啦，然后我们可以来点儿音乐抽抽香烟，我可以替他伴奏，我得先用牛奶把钢琴的键擦擦，我穿啥好呢，要不要戴一朵白玫瑰，要么就来点儿利普顿仙女蛋糕，我就爱闻阔气的大店铺的香味儿，每磅七便士半，不然就是另外那种樱桃馅挂着粉色糖霜的两磅十一便士，桌子当中间儿还得摆上一盆花草，在哪儿才能买到便宜的呢喔，前不久我在哪儿瞧见过，我真爱花儿呀，恨不得让这房子整个儿都漂在玫瑰花海上天上的造物主啊，啥也比不上大自然，蛮荒的山啦，大海啦，滚滚的波浪啦，再就是美丽的田野，一片片庄稼地里长着燕麦啦，小麦啦，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群群肥实的牛走来走去，看着心里好舒坦呀，河流湖泊鲜花啥样形状香味颜色的都有，连沟儿里都绽出了报春花和紫罗兰，这就是大自然至于那些人啥说天主不存在啦，甭瞧他们一肚子学问，还不配我用两个指头打个榧子哪，他们为啥不自个儿跑去创造点儿啥名堂出来呢，我常常问他这句话无神论者也罢，不论他们管自个儿叫啥名堂也罢，总得先把自个儿身上的污点洗净呀，等到他们快死啦，又该嚎陶大哭着去找神父啦，为啥呢为啥呢，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生怕下地狱啊。对啦，我把他们琢磨透啦谁是开天辟地第一个人呢，又是谁在啥都不存在以前，创造了万物呢，是谁呢哎，这他们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这不就结了吗？他们倒不如试着去挡住太阳让它明几个别升上来呢，他说过，太阳是为你照耀的，那天我们正躺在霍斯岬角的杜鹃花丛里，他穿的是一身灰色花呢衣裤，戴着那顶草帽，就在那天我使得他向我求婚。对啦，起先我把自个儿嘴里的香籽糕往他嘴里递送了一丁点儿，那是个闰年，跟今年一样。对啦，十六年过去啦，我的天哪，那么长长的一个吻，我差点儿都没气儿啦。对啦，他说我是山里的一朵花儿。对啦，我们都是花儿，女人的身子。对啦，这是他这辈子所说的一句真话还有那句今天太阳是为你照耀的。对啦这么一来我才喜欢上了他因为我看出他懂得要么就是感觉到了女人是啥，而且我晓得，我啥时候都能够随便摆布他，我就尽量教他快活，就一步步地引着他，直到他要我答应他，可我呢起先不肯答应，只是放眼望着大海和天空，我在想着那么多他所不知道的事儿，马尔维啦，斯坦厄普先生啦，赫斯特啦，爹爹啦，老格罗夫斯上尉啦，水手们在玩众鸟飞啦，我说弯腰啦，要么就是他们在码头上所说的洗碟子，还有总督府前的哨兵，白盔上镶着一道边儿，可怜的家伙都快给晒得熟透啦，西班牙姑娘们披着披肩，头上插着高高的梳子，正笑着再就是早晨的拍卖，希腊人啦，犹太人啦，阿拉伯人啦，鬼知道还有旁的啥人，反正都是从欧洲所有最边远的地方来的，再加上公爵街和家禽市场，统统都在拉比沙伦外面嘎嘎乱叫一头头可怜的驴净打瞌睡，差点儿滑跤，阴暗的台阶上，睡着一个个裹着大氅的模模糊糊的身影，还有运公牛的车子那好，大的轱辘，还有几千年的古堡。对啦，还有那些漂亮的摩尔人，全都像国王那样穿着一身白，缠着头巾，请你到他们那小

小，店铺里去坐一坐，还有龙达，客栈那一扇扇古老的窗户，窗格后藏着一双明媚的流盼，好让她的情人亲那铁丝格子，还有夜里半掩着门的酒店啦，响板啦，那天晚上我们在阿尔赫，西拉斯误了那班轮渡，打更的拎着灯转悠，平安无事啊，哎唷，深处那可怕的急流，哦，大海有时候大海是深红色的就像火似的，还有那壮丽的落日，再就是阿拉梅达园里的无花果树。对啦，还有那一条条奇妙的小街，一座座桃红天蓝淡黄的房子，还有玫瑰园啦茉莉花啦天竺葵啦仙人掌啦，在直布罗陀作姑娘的时候我可是那儿的一朵山花儿。对啦，当时我在头发上插了朵玫瑰，像安达卢西亚姑娘们常做的那样，要么我就还是戴朵红玫瑰。好吧，在摩尔墙脚下他曾咋佯地亲我呀，于是我想，喔，他也不比旁的啥人差呀于是我递个眼色教他再向我求一回，于是他问我愿意吗？对啦，说声好吧我的山花，于是，我先伸出胳膊搂住他。对啦，并且把他往下拽，让他紧贴着我，这样他就能感触到我那对香气袭人的乳房啦。对啦，他那颗心啊如醉如狂，于是我说，好吧，我愿意，好吧。

### 基督再临（威廉·巴特勒·叶芝）

猎鹰绕着越来越大的圈子不停地盘旋  
再也听不见放鹰人的呼唤；  
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为系；  
世上只落下一盘散沙的无政府主义，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天真的仪典，亦忍为滔天血浪所湮没；  
至善者毫无信心，而至恶者  
却躁动不止。

一准是某种启示已近在眼前；  
一准是基督再临就在眼前。  
基督再临！话未出口，  
一个巨大的形象便出现在人们脑际  
令我花了眼：在大漠沙海之中，  
一个狮身人面的形体  
目光如烈日般茫然而无情。  
正缓慢地挪动腿脚，周围环绕着  
一群义愤的沙漠鸟的影子。  
黑暗再度降临；不过现在我知道  
过去两千年岩石般的沉睡  
都被摇篮摇成了噩梦般的烦恼，  
何等粗野的畜牲，它的时辰已至，  
慵懒地朝伯利恒走去投生。

### 既然情至上（爱德华·艾斯特林·卡明斯）

版本一：  
既然情至上  
谁对事物的形式

小心翼翼  
谁就永远不会用心吻你

当春尚在人间  
不妨做个完完全全的傻瓜

我的热血赞成：  
相比智慧  
亲吻是更好的结局  
女士，我以万花起誓。别哭  
--- 我大脑的最佳状态，还不及  
你睫毛忽闪的倾诉

我们是天作之合： 那就  
笑吧，倒在我的怀抱  
因生命不是一节段落

而对我，死亡亦非括弧

版本二：  
情感至上

要总是留意规矩  
就永远不能够尽情地吻你

做个十足的傻瓜吧  
在春天的世界里

我热血沸腾  
吻比智慧来得更合时宜  
女士，我对所有的鲜花起誓。别哭-  
我费尽脑汁的表述都不及  
你睫毛闪动的灵语

我们天作之合  
然后笑呀，你偎依在我的怀里  
因为生命会永远

死亡也不是生命全部的释意

## 第十五章

###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让·保罗·萨特）

……我们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意思是：人首先存在着，首先碰到各种际遇，首先活动于这世界——然后，开始限定了自己。若依存在主义者看来，一个人如果无法予以限定，那是因为人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什么。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成了某种东西，他才把自己创造成他所要成为的东西。因此，就无所谓人的天性，因为没有上帝来给予它一个概念。人赤裸裸地存在着，他之赤裸裸并不是他自己所想象的，而是他是他自己所意欲的——他跃进存在之后，他才意欲自己成为什么东西。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么也不是。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原则。也就是人们称它为主体性（subjectivity）并用这个字来谴责我们的。但是我们这样说的意思，还不是指人比一块石头或者一张桌子更为尊严？因为我们的意思是说，人是首先就自己存在了的——人在一切之前某种自行向未来推进并自觉正在这样推进的东西。人确实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而不是青苔，兰花，或是花椰菜。在这个自我设计之先，无物存在。即使在睿智的上天也没有。人只有在他计划成为什么时才能获得存在，只是希望，还不够。因为“希望”或者“意愿”一词，通常是指一种在我们已塑造出我们自己之后所作的一种自觉决定。我们可以希望加入一个政党，写一本书，或是结婚——但是在这些情形下，通常所谓“我的意愿”可能是一种先验的表现以及更自发的决定。然而，假如存在先于本质是真实的话，人就要对他自己负责。因此，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由是，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主体论”具有两种意义，而我们的反对者只是

接触到其中的一个而已。主体论一方面是指个人主体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指人是无法超越人类的主体性。后者才是存在主义比较深层的意义。当我们说一个人选择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指每一个人必须选择他自己。但是由此我们也意指选择他自己的时候，他也为所有的人作选择。因为实际上，在我们选择一个我们所想要做的人的时候，我们所作的种种努力，无非是在创造一个为我们认为当然的人的形象。我们在两者之中作选择时，同时也就是在肯定我们所选择的对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选择没有价值的。我们所选择的常常是较为有价值的，同时没有对我们更有价值的，除非对大家都有价值。进言之，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而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我们也在创造我们的形象，则这个形象是适用于所有人类和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的。我们的责任因此较我们想象的更为重大，因为它关涉到人类全体。比如，假使我是一个工人，我可选择一个基督徒的工会，而不加入一个共产党的工会。假如由于这个会员的资格，我要表示，为人处世最好是忍让为先，人的国度并不在这世界上，那么我并不是独自一个人归依于这个观点。忍让是我对每个人的意愿，结果，我的行动也就成为全人类的一种行为。或者，举一个较为私人性的例子，我决定结婚生子，纵然这个决定只是从我的情境，情爱，欲望中发展而出的，但在实行一夫一妻制上面，我就涉及到全人类，而不只我自己。所以，我对自己固然有责任，对别人也有责任。同时，我也塑造了某种我所希望的人的形象，我塑造我自己，我也塑造了别人……

……陀斯妥也夫斯基曾写道：“如果上帝不曾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被允许的。”而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假如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确实都可被允许的，结果人就孤立无依了。因为他无法在他自身之内和自身之外发现可以依赖的东西。他随着发现，他是无理由可解释的。因为存在确是先于本质，我们就永远不能根据天赋和特殊的人性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换言之，没有什么决定论的存在——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另一方面，假如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任何价值或命令给予我们以规范我们的行为。因此，在我们的前后都没有一个光辉的价值领域，都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我们孑然孤立，没有任何理由可寻。这就是我所谓的人是被注定为自由的意义。说是被注定，乃由于人并不会创造自己，然而又是自由的，自从人被抛进这个世界，他就要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存在主义者不相信热情的力量。他不同意一往向前的热情是决定性的引导人们于行动的一道急流，因而就可以把它作为人的一种托词。他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热情也应该负责。存在主义者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借发现什么预兆，去帮助他决定未来行动的方向。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在选择的时候，就自行解释了这预兆。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无须任何的支持或援助，人，是时时刻刻都注定要去创造自己的……

……在某种意义上，选择是可能的，但是不选择却是不可能的，我是总能够选择的，但是我必须懂得如果我不选择，那也仍旧是一种选择。这看上去好象只是形式主义，但在限制想入非非或者随心所欲上却非常重要。因为当我碰上一个真实的处境时——例如，我是一个有性能力的生物，能够与异性的生物发生关系并生育子女——我就不得不选择对它的态度，同时在任何一方面，我对这选择负有责任，在约束了我自己时，也就约束了全人类……依照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人乃是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发现了自己，在这处境中，他是自我含蕴的，他的选择包含了整个人类，同时他也不能避免选择，不论他是否必须保持独身，或者他必须结婚而不生子，或者他必须结婚同时生儿育女。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他如何选择，在这种处境之下，他是不可能不负完全责任的。毫无疑问地，他并不根据任何预先建立的价值系统来选择，但是指责他放任是不公平的。我们宁愿说，

道德的选择与一件艺术品的构成是可以相比拟的。

……我之所以提到艺术品，只是作为一个比较而已。明白了这一点，当一个艺术家画一幅画时，会有人因为他没有根据先天建立的规则而责备他吗？会有人问他要画的是什麼画呢？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他不必画任何预先规定好的图画。艺术家之作画和此画之必须要画，都完全是他要这样做的。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这并没有什么先天的美学价值，但在创造的过程中，在创造的意志和完成的艺术品之间，价值就会出现。没有人可以说出明天的绘画是什麼样子，只有在画成之后，我们才能够评断它。这和道德又有何干？我们也是处在和这相似的创造处境中。我们从来不说一件艺术品是不负责任的。当我们谈论毕加索的画时，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画是在他画这画的时候变成这样子的，而他的画就是他整个生命的一部分。

在道德的范畴内也是一样的。这一点在艺术和道德中是相通的，在这两者之中我们都和创造与发明有关。我们不能先验地决定什麼是应该做的。由那位来找我的学生的例子中，你已清楚地看出来，不管他向哪一种伦理系统求助，康德学派的或者其他学派的，他都不能找到任何的指示。他不得不为自己发明的一套法律。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在选择留下和他母亲相处时——就是接受了温情，个人的热爱，以及具体的仁爱为他道德的基础——造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选择。假使他选择到英国去的那种牺牲时，我们也不能这样说。人塑造他自己；他并不是已经被塑造好了的。他因他的道德选择而塑造自己，他不得不选择一个道德，这些都是环境给与他的压力。我们只能在发现人和他的行为关系时，才能为人下个界说。因此，指责我们的选择为不负责任的乃属荒谬……

……这就是人文主义，因为我们提醒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别无立法者。他本身在这样被弃的情况下，必须自我决定。也因为我们指出由于我们经常追求我们自身以外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一种解说或者某种特殊的体认，而不是由于回返自己，人才会自觉为真正的人。

### 女性的奥秘（贝蒂·弗里丹）

生活在郊区的家庭主妇——这就是年轻的美国妇女梦想的形象，而且据说也是全世界妇女嫉妒的形象。美国式的家庭主妇——科学和方便省力的家用设备使她免除了她的祖母生孩子时所冒的风险、得过的疾病和服过的药物。她健康、美丽、受过教育，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家庭。她寻求到了真正的女性的满足。作为主妇和母亲，她在男人的世界里，被作为男人完善而平等的伴侣而受到尊重。她可以随意选购汽车、衣服和家用设备，去她想去的超级市场，女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她应有尽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5 年中，这种追求女性完善的奥秘成了当时美国文化中一种为人珍爱、自生自长、恒久存在的核心。千千万万个女人生活在由美国郊区主妇的美丽图画塑造的这种形象之中：在落地窗前吻别丈夫，在学校门口让孩子们下汽车，微笑着看孩子们在清洁光亮的厨房地板上拖动新买的电动打蜡机。她们自己烤面包，做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让她们的新洗衣机和脱水器一天到晚转个不停。她们每周换两次床单，而不是只换一次，去成人教育机构参加小地毯编织训练班，对她们可怜的母亲梦想干一番事业终究一无所成而心生怜悯。她们的惟一梦想就是当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住宅；她们惟一的奋斗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她们从来不去想家庭之外的世界上与女性无关的各种问题；她们希望由男人去做重大的

决定。她们为自己作为女人的这种地位感到光荣，在调查表上颇为骄傲地填写上：“职业：家庭主妇”。

15 年来，为妇女写下的文章，妇女们在她们的丈夫坐在房间的另一边大谈商店、政治、化粪池等等的时候进行的互相对话，都是与她们的孩子有关的问题，或是如何使她们的丈夫愉快，或是如何改进孩子们就读的学校，或是如何干厨房活儿、做沙发套子。……

但是在 1959 年 4 月的一个上午，在距纽约 15 英里远的一个市郊开发区，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跟另外四位母亲在一起喝咖啡，我听见她以一种平静而绝望的语气谈起了“这个问题”。而另外几位心里也都明白，她不是在谈关于她的丈夫，或是她的小孩，或她家里的问题。突然间，她们意识到她们都有这个相同的问题，这个无名的问题。……

这一问题埋在美国妇女的心底，无人提及，已经有许多年了。这是美国妇女在 20 世纪中叶所经受的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渴求。每一位居住在城郊的已婚女子都在单枪匹马地与之搏斗。当她整理床铺时，当她去商店买日常用品时，当她选配沙发套子时，当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花生酱夹心面包时，当她开着汽车去接送童子军的小家伙们时，当她夜里躺在丈夫身边时——她甚至不敢在心里对自己发出无声的诘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专家们告诫妇女说，她们的本分就是要努力成为贤妻良母。在这些专家描写妇女、或专为妇女写下的所有专栏作品、专著和文章的万语千言中，关于上述那种渴求，却连一个字也没有，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不止十五年了。妇女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传统的呼声和弗洛伊德复杂理论的说教，说她们只该在自身具有的女性特征内荣耀一番，舍此不能别有企求。专家们告诉她们如何去获取一位男子并与之保持关系，如何哺育小孩、训练他们大小便，如何对付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和青年人的逆反行为，如何买一部洗碗机，烤面包，烧美味蜗牛，自己动手建造一个游泳池；还告诉她们怎样的穿着举止看起来更具有女性的特征，怎样使婚礼更加激动人心，如何使丈夫不至于过早去世，使儿子不至于干出违法的事情来。妇女们被教会去怜悯那些神经不健全的、不具有女性特征的、并不幸福愉快的某些女人，这些女人想当诗人，或是当物理学家，或是当总统。妇女们懂得，真正具有女性特征的女子就不会追求自己的事业、受高等教育、享受政治权利——即老式的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独立自主和成功的机会。有些四五十岁的女人至今还心怀隐痛地记得她们是如何放弃那些梦想的，而大多数比她们更年轻的女人甚至连想都不去想那些东西了。专家们的千言万语都在热情赞扬她们的女性特征，赞扬她们顺应时代，赞扬她们愈来愈成熟。她们要做的一切，就是从当小姑娘起直到找丈夫生孩子，应当毕生做出奉献。……

女性奥秘论告诉人们，女人的最高价值和惟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它告诉人们，纵观其历史，西方文化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低估了这种女性特征的价值；它又告诉人们，这种女性特征非常神秘，非常接近人类生命的创造和起源，是一种直觉的东西。所以，人为的科学或许永远也无法理解它。但是无论是多么特殊，多么不一致，女性特征决不比人的本性低下，在某些方面，或许还要优于后者。女性奥秘论告诉人们，过去犯的错误和女人遇到麻烦的根源就在于女人妒忌男人，力图要跟男人一样，而不是认识到她们自己的本性，这种本性的完美，只存在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和对孩子施加的母爱之中。

……女性奥秘的这种逻辑对妇女问题的本质，重新下了定义。当妇女被认为

是与男子一样，也具有人类无穷潜力时，妨碍她充分发挥潜力的全部因素都归结为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在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存在着障碍，在法律和道德方面存在着歧视或偏见。但是，既然只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待妇女的作用，那么，妨碍她们充分发挥潜力的种种障碍、阻止她们尽可能地投身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偏见，就再也不是什么应当加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了。现在仅此看来，事业是问题，受教育是问题，政治方面的兴趣、乃至承认妇女的智慧和个性，都成了问题。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是一种意义不明确的模糊愿望，即在洗碗碟、熨衣服、奖惩孩子等之外，“还期望有一些东西”。……

要是个精明强干的美国妇女不在某种有实际意义的追求中发挥她的能量和能力（这种追求有必要称为竞争，因为我们的社会每一种正经的追求中都存在着竞争），她就会在神经病的状态中，在徒劳之中，或在有害的“爱恋”之中，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种能量和能力消耗殆尽。

对于那种认为美国妇女已经万事大吉，妇女的权利已经赢得了的看法，我们现在不能再虚情假义地敷衍了。当少女们跨入了新的领域或回到她们原来的专业时，那种让她们不要声张，以免男人们会注意到她们在这个专业中的做法，真是荒谬之极。几乎在所有的专业领域、行业、艺术及科学领域中，妇女们仍被视为二等公民。告诉那些准备在社会中工作的少女们要预料到这种微妙的、令人不快的歧视——告诉她们不要悄然从事，不要以为这种歧视会自行消失，而应当与之做坚决的斗争，告诉她们这些确实会对她们大有好处。一个少女不应当以自己的性别而期望得到特别的优惠，但是，她也不应当去“顺应”那些歧视和偏见。

因此，她必须学会去竞争，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一个人那样去竞争。社会本身要等到大量的妇女从生活的边缘进入到生活的主流之后才会为她们的新蓝图做出安排。……

于是，出现在家庭主妇形象上的裂纹将得到愈合，她们的女儿们也不会在21岁或41岁的时候去正视那种面临抉择的问题。当少女们的母亲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种实现使少女们确信自己想做女人的时候，她们就不会“强迫自己”具有女性的气质，她们可以竭力发展，直到她们自己的成就告诉她们自己是谁为止。她们将不再凭着少年或男人的好感才能感到自己的活力。当妇女们不再需要通过丈夫和孩子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时，男人们就不会对女人的爱恋和力量感到恐惧，他们也不需要其他人的虚弱来证实自己的男人气概。他们最终能看到人们相互的本来面目。这或许是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

当妇女们最终自由地成为她们自身的时候，有谁知道她们能成为什么呢？当妇女们不摒弃爱情就能培养自己的才智时，有谁知道她们这种才智将奉献出什么来呢？当男人和女人不仅分享孩子、家庭和花园，不仅分享他们生物作用的满足，而且分享工作的责任和热情，这种工作将创造人类未来以及他们是谁这种完美的人类认知时，有谁会了解这种爱的希望呢？妇女们的自我探寻已经开始了。女性奥秘的喧嚣再也不能湮没这种驱使妇女们日趋完美的内心呼唤的时代，已经指日可待了。